◉社說

◎孔夫子論　(雪輝)

孔學行於我國。千餘年於此矣。大而政治倫理。小而風俗居處。無一非孔學精神所薰染。近來以科舉流弊之故。一般國民汲汲焉謀變通之是務。適當歐學傳播。辰代強賓喧主。至有以敝裙故冕視之。孔學精神。岌岌乎有千鈞一髮之懼。有心世道者。常引爲杞憂焉。夫科舉之弊。非孔學爲之也。科舉可廢。而懲羹吹虀。并孔學之精神而遂廢之。不可也。是論爲法國博士沙越那(Edouard-Chavannes)先生所撰。於一千九百二年刊登巴黎雜誌。先生專治漢學。爲法國大學校漢字古文教師。於支那之歷史及古蹟多所紀載。考究極詳。先生常遍遊支那內地。深悉我亞東人之性情思想。其著是論。殆亦公認吾夫子爲生民未有之一大哲。爰亟譯之。以見孔學之偉大功業。其影響且及於全世界。即歐洲人士所稱道尙如是其崇仰不置也。而況乎其爲數千餘年舊傳之國粹也耶。譯文如左。

孔夫子生於西曆紀元前五百五十一年。卒於四百七十九年。同時碧達骨(Pythagore)大哲出現於希臘。釋迦佛祖傳教於印度。黃河恆河之流域。愛日海(Mer Egée)之羣島。哲理思想。如及時之花。光明燦爛于斯土。蓋人類程度。以是時漸達高點焉。時至今日。希臘思想以我歐洲爲繼嗣之宗祧。佛教勢力重興於暹羅日本。而孔學亦何嘗遽衰。夫子沒後。距今二千四百年。而其學術常左右全亞。當歐亞二文明相接觸之衝。而此古大哲之精神。屹然如萬里長城。不可搖動。然則孔夫子之爲孔夫子。想亦吾人今日所亟當研究之一大問題云。

（社說）孔夫子論

第一章

吾固信孔夫子爲一哲學家。然攷其著述。則夫子又爲一史學家。春秋一書。爲魯史舊本夫子所親手筆削。記自西曆紀元前七百二十二年至四百八十一年。凡二百四十二年間事。今觀其書文詞簡勁。從首徹尾同一筆法。書中記事。繫以年月。脉絡不相聯串。後人曾有斥其爲斷爛朝報者。其詞約。故其旨晦。每記一事。自爲一事。不詳其事之原因結果。而所記之事無復有意義之可言。且多用含糊之語。意在言外。令歷史失其生活之特色。至其所蒐集之史料缺略。猶多支那學者。嘗類分爲二十二門。全屬於王公之事。是書名爲史記。而其範圍殆不及一皇宮之日記或一外交家之手簿云。　雖其缺點如此。而春秋一書。寔占有一絕大之價值。蓋歷史學之在支那。自孔夫子以前。殆未有發起之者。雖當時各國設有史官。國有大事。逐日編記。然其編輯之而公佈之。成一史乘者。則未之有焉。有之則自孔夫子始也。夫子誠支那史學家之祖也哉。然夫子之著是書。固非專爲史學起見。且抱有一種願望。欲藉是以感化時人。蓋歷史中所記之事。寔善可爲勸。惡可爲懲。誠政治家之明鏡也。第十一世紀支那史學大家司馬遷。名其所著之史曰資治通鑑綱目。殆亦有見乎此。然則夫子著是書之目的。其卽爲當代王侯。揭一資治之通鑑也歟。且歷史之益。非專在於其所述之事。而且在於其述事之書法。一筆一削。褒貶存焉。支那當西曆紀元前第六第七世紀之交。封建制度已如敝屋之將傾。禮教凌夷。綱常顛倒。人心皇皇靡所適從。夫子作春秋。正名分。定民志。使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逞。蓋一字之褒。華袞之榮也一言之貶。斧鉞之威也。後世奉爲不易之準繩焉。自歐洲人哲學之眼光觀之。則以書法爲褒貶。

未可據爲定評。如周王爲晉侯所召而有踐土之行。夫子惡其以臣召君有傷倫理。故隱其事特書天王狩于河陽。則失其事寔之眞相非史體矣。然夫子故爲是曲筆。以表帝權之尊嚴。斥時侯之專橫也。後世學者。至謂春秋一字爲一例。咸有褒貶之意寓乎其間。斯言殊爲過當。然苟反是而謂春秋據事直書不存勸戒世人之意。則亦妄矣。

夫孔夫子經世之志。豈僅見於春秋一書哉。蓋環轍四方之後。年既老而道不得行。除著書立言外殆無可以寄其憂世之思者。而春秋於是乎作。然當其尚有展布之餘地。夫子猶欲親置身於朝廟一試其康濟之宏猷。今且進觀政治家之孔夫子。

孔子之辰。天下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孔子終其身歷聘徧諸國。欲擇一賢主。冀其計從言聽假以斧柯。深自信夫已所懷抱之政見。可達到極良善之結果。故其言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而有成。』夫子之汲汲於濟辰也如是。而辰人終莫之知也。曾屢次受辰君歡迎。寘之高官居之要地。乃未幾更遭擯斥。行道之志。終不獲伸。所遇時君。或惑於讒臣之言。或誤於敵國之計。或謂夫子之蘊累世不能殫。辭以老不能用。其甚者縱情女色。與淫婦同車。以孔子爲御。并禮賢之意而亦忘之。夫子嘗嘆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蓋爲是也。

栖栖皇皇。世不我以。夫子憂辰憫世之心。不能自已。嘗自嘆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一日夫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其頭似堯。其頸似皋陶。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夫子。欣然而嘆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以如是牢騷失意之境遇。自常人

處之鮮不灰心短氣。然夫子既認定自已有最高之天職。初不為是戚戚。是辰賢人君子。厭世嫉俗。長往不返。或狂歌以遯跡。或耦耕以自娛。如接輿荷蕢之徒。所在而有。其於夫子也。嘗冷嘲婉諷。喻以身之宜隱。道之終不可行。然夫子以為行道濟辰。乃賢人君子對於社會所應担認之義務。彼其潔身遯世。非不善於自謀。而放棄義務之罪。寔無可逭。夫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故世風愈下。夫子愈思所以補救而維持之。或譏夫子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噫夫子之不可及者。正唯此耳。世間最高貴之目的。尋常人視為不可幾及。而至人先覺。不惜殫精竭力以求達到之而後已。蓋深信夫斯道之有寄。吾生之不虛。雖時運多乖。吾道終有大行之日。故舉世皆濁。而澄清之志不少衰。夫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畏於匡也。圍於衛也。削迹於宋也。絕糧於陳也。萬撼千撞。曾不足以動其毫末。此等志願。此等抱負。夫豈區區一節之士。所能望其項背也耶。

夫子雖不能改良當時之政治。然其影響及於世人。有絕大之猛力。門弟子以千數。矢志從師。雖患難顛沛。未嘗一日相離。夫子循循善誘人。師生之間。無異父子。嘗語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平居晤對。以親愛之至情。略尊卑之常分。嘗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夫子曰。『有教無類。』凡入門者。不問其來歷。不問其流品。以人既有求學之志。雖平日所行不善。亦當聽其改過自新。夫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又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蓋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只問其求學之誠不誠。而禮之厚薄。非所計也。夫子之教人。有因材而篤之意。常有問同而答異者。各隨其

性質之所近而施教焉。一化工之隨物賦形也・且師生之間・感情極篤・如顏回之死・夫子悲不自勝。至曰天喪予天喪予。門人之於夫子。莫不心悅誠服。以夫子爲出類拔萃生民未有之一人。天心如欲治平。則夫子必不以素王老。觀其贊夫子有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立之斯立。夫子之不可及者。其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歟』生前受人崇拜頂禮也如此。死後無不致其哀悼嘆惜之忱。噫誠千古僅見之一人也。

●第二章

綜觀孔夫子之歷史。而知夫子寔具有感化人心之絕大猛力。正唯夫子・亦以先知先覺自命・深自信夫能以斯道易天下。然則夫子之道何如。吾論及此而見其難言者矣。夫子未嘗以其所提倡之主義立成說系。如歐洲哲學諸家。其遺言緒論。僅見於論語一書。乃夫子平日之言。而其門弟子記之者也。是書與希臘大儒士奴普（Xéno[illegible]）所著之蘇夫子論道書（Entretiens Mémorables de Socrate）同一體例。士奴普受業於蘇格拉底。蘇夫子論道書蓋亦述其師說也。然士奴普以希臘之大儒。文才冠世。故蘇先生之道。賴有賢弟子而其說愈昌。論語則爲羣弟子記述之言。湊合而成。自首至尾。毫無結構。後世學者雖分爲章句。而意義本不相聯屬。脈絡本不相貫通。讀是書者苟不能領會其旨趣。殆不啻墜入拉雜紙堆中。恐無從窺見孔夫子思想之眞相。故歐洲人之初讀論語者。常生一種誤會之見。謂此支那大哲不過一尋常腐儒。以平易淺近之學理。喃喃絮談。瑣碎可厭云。

雖然以孔夫子之盛業。於空間時間。有如是極大且猛之影響。與釋迦牟尼 (Cakya-muni) 耶蘇基督(Jésus-Christ)默罕謨德(Mahomet)同享有世界大神聖之榮名。夫可以尋常腐儒視之也耶。抑可以淺嘗武斷妄下批評也耶。夫子雖不創爲一純理哲學(Philosophie Spéculative)而其以脩己治人之道垂示世人。較之純理哲學。其功業之偉大有過之無不及焉。古來賢哲其具有變化人類之能力者。固非空談虛想所爲功。往往於羣言淆亂無所折衷之辰。自能以其身造成一絕良好之模範。而毅然號於衆曰。『其從吾行。其從吾行。吾導諸君達於至善之地。』即此一言而感人之無限魔力在是矣。彼其於宗教上於道德達至[illegible]非常之偉業。固不用鉤奇而索隱。亦不必立異以鳴高。其所揭爲宗旨列爲訓條者。不外乎本然之眞理。是理即爲吾人心中所同具者。故其入之也深。孔夫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蓋支那古代聖賢心法治法遞相傳授。要不出人倫日用之常。夫子所述即謂是也。然則吾人今日欲發明支那古來相傳之道統。其於孔夫子所述之教理。誠不可不細爲研究也。

夫子教人以倫理爲主。倫理者何。即人與人相處之法律。所以限制個人情慾之大防也。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富貴本非人生可憎可厭之物。苟能以心力致。雖執鞭之賤役。夫子亦所不辭。然富貴固不可以強求。與其行險僥倖以覬非分之榮。毋寧居賤食貧以全淸白之體。夫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則吾人處世。不必隨外界之榮辱爲轉移。吾身之中。本自有至貴至美可愛可求素

位而行不願乎外可也。如曰『先慮而後得非崇德歟』其言意與吾法諺語所云『事可爲則爲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同一口氣。夫以身任天下義務常有投艱遺大之虞。然君子竭力於其所當爲固不爲是餒也。夫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又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其與今日所稱『唯利主義』者見地懸絕有霄壤之隔云。

夫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孔夫子之教也。然功利既在所屏棄。則人之力行正義者將何所取償。而不顧道德者更何所忌憚。意者有所懾於來生之賞罰也耶。抑默信夫世人一切功罪咸待判決於一無形之主宰也耶。然而夫子不屑爲是臆說也。死後之禍福夫子不計及也。夫子之哲學乃對於生人而研究夫人與人相處之原理。未嘗導人於鬼神迷信之說也。夫子曰『君子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子路問鬼神。夫子曰『未知人焉知鬼』。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門人記夫子之生平曰。『子不語怪力亂神』。然則因報効且使之自倫理。非視人世之利害爲趨向亦非憑宗教之迷信爲準標。其立說一『鄉解邱壑』故人本然之心性爲其基礎。蓋人之初生其性本善。蔽於物欲而眞性遂日以漓。學者所以復其固有之良知。使物欲不爲所蔽。則吾心之本體瑩然澄徹。自曉然於其義務之所當爲。而所謂義務者何也。人爲社會中之一份子。對於社會有密切之關係。決無可以自由行動之理。是則爲人之義務。即能以自已之智識確認自已爲社會團體中之一小部份。能助團體之發達。而自已之小部份乃可望其發達也。故倫理與政治初非判然爲兩途。倫理屬於個人。政治屬於社會。然個人之道德與社會之公共事業。固皆以維持社會爲目的者也。孔夫子之教蓋傾向於『社會主義』。與所謂『個人主義』者成絕對相反焉。

然從廣義言之。則概稱爲『社會主義』。從狹義言之。則孔夫子所主持之『社會主義』。與今日所稱『社會主義』者。名同而寔異也。夫子非社會革命家。以改良社會爲目的。而不以破壞社會爲目的。夫子所欲改良之社會。乃就現時社會而設法維持之。使其永遠存在而不紊亂者也。支那社會以族長制度組織而成。家族團體爲團體中之最有密切而最能持續者。啻之一機體。其中所含有之各小機體。咸集注於其中心點。循一定之秩序。以營共同之生活。家族亦然。一家之人。咸受治於家長之權力。子弟對於其父兄有服從之義務。家族以外之團體。愈進愈上。而一以家族爲模範。其團體之最高而最大者爲國家。道德達[illegible]表之大攝影也。一國家之君主。與一家族之族長。雖位置有異。而資格則同。父兄有教養其子之眞理。是理即有教養其民[illegible]。[illegible]身不得違其父兄之命令。民亦不得違其君之命令。爲上者役人。爲下者役於人。此『族長制度』之政治也。

夫孔學之倫理。以人之心性爲其根本。吾前既言之矣。而執此倫理以應用於族長制度。則體用兼該。孔夫子之道。盡於是矣。今吾試以『族長制度』之社會。細加觀察。自小而家族。至大而國家。其中所含之各個體。及各小團體。雖各有特殊之作用。而寔有互相聯絡之精神。啻之一機體。大軸小輪。互相繫屬。使令如意。然後可望其駛運靈捷。一國亦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國乃平。欲其國之平。將操何術以致此。嚴刑峻罰。固可以禁亂防非。然強人以必從。不能使人心悅而誠服。故孔夫子所恃以維持社會之具。不以刑罰爲治。而以禮讓爲防。一般社會。羣以爲彼身列上流者。皆社會中之先知先覺。能爲衆人謀公益。計幸福。其品格固有超出乎儕輩。爲社會所恭敬。故爲社會所服從。然則社會之規律。非由於強迫。而出於公認。恭敬者。即服從之源泉也。

第三章

據孔學倫理社會規律以恭敬為其大本根者也今吾試察屬於恭敬上之觀念為何如而推求其所生之効力夫恭敬之心隨其人之地位而異則恭敬之形式不可不先規定之例如入伍之新兵對於其將校須有恭敬之義務則兵營中所規定兵士對於其將校交際之禮須諳習之不特此也為將校者各隨其品級之高下有特別之徽章示下人以當如何敬禮之表號於宮庭朝廟亦莫不然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咸設有一定之儀文以寓其尊君之意即至於今日各國通行之外交部典禮一司職有專掌亦所以規定國際交涉時屬於恭敬上之形式而已由是而知凡社會交際之事既以恭敬為主則必有預先規定之形式為恭敬之表證者焉

孔夫子之哲學既以恭敬為倫理之本則於人與人相補助之際尊卑上下必各有一定儀式示人以持循噫此支那古禮之所由設也禮所以明等級定民報効且使之自恭敬者與恭敬於人者之範圍也人之所以別於禽獸者知有禮耳鸚[illegible]解亞[illegible]有禮[illegible]際恃武力以相爭相奪外無尊卑上下之可言夫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正此意也禮之外夫子又以樂文之社會秩序整然不紊禮之功也然秩序明白之中必有以聯絡各個人之感情而使之不相乖戾者則樂之為用不容缺也齊之以禮和之以樂由是而煩複之社會成其為親摯之社會音之一軍隊若者為將校若者為員弁若者為兵士衣服行列各有等級整隊而行簫鼓齊奏舉皆凝神注耳於招集之曲或凱還之歌如有一公共之大和魂為全軍所集腦然孔夫子之所謂樂非此一音所能盡形容其奧妙也支那古時祭祀宴饗皆有樂其為樂也且

歌且舞且鼓樂用以紀念其先世之功業支那劇曲之戲殆亦緣始於是其紀念之意大類法國革命後之國民會(Fêtes Nationales)有國民教育之精神寓乎其中舞也歌也鼓樂也所以感動激刺衆人之性情前瞻古人後顧來者謳思德澤詠歌艱難相親相愛之念不覺其油然以生焉者矣。

禮樂之爲用微妙無窮。能解其意義。則於人類社會之制度思過半矣。禮之最重者爲禘。禘者天子祀天之禮也。或問禘之說。孔夫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果也。禘爲百禮之首。知禘之說則一切倫理政治皆可通貫矣皆有歸而天下之事。指之裕如矣。然所謂知者非僅從儀式上講明而已也。凡一禮之設。皆有識大小輕之之眞理是理與社會有直接之關係。必參透此段精意而後可語於知之也。例如喪葬之禮。人後知其誄。則於孝子間之如何關係。不可不看得分明一般衆人由而不知者寔占多數。然不知之而由之者。則別有一種情感默喩於無形也。

此種情感亦不外乎恭敬之觀念焉。人性之有恭敬。又爲其互相效法之源泉者也。西諺曰『有是主有是奴』。此寔心理學不可動之事寔也。孔夫子蓋已曉然於此事寔之如何確當。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行者下效。源潔而流未有不淸者也。表正而影未有不隨者也。夫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有恥且格』夫子又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又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質而言之。孔夫子以政治與倫理之目的。在使人人知對於社會所當遵守之義務。然欲人人遵守此義務。必使人人皆復其本性之良知。然此非人人可能也。夫子則以制定之禮樂及上人之

之德化爲治民之唯一方法焉。禮所以定尊卑上下之序等級分明。千古不易。即爲社會間通行之習慣。在上之人又以身教爲下人視傚之標準。至於樂之感人。尤爲微妙。平心而論。此三者之對於人類社會有極大之猛力關係。誠非淺鮮。全世界之文明。總不過由普通之慣習與相倣傚之性而成。凡事一人倡之千萬人傚之成爲習慣擴張愈大流傳愈廣而進化之機乃不至於旋起旋滅此就全社會言之也若就個人論則畢吾人之一生幾全屬於普通習慣與互相倣傚而已若夫以音樂爲感化人心之具則觀於古來諸宗教家無不利用之者知其影響於社會者極深也。

第四章

下人之則傚視乎上人是誠不可無倡率之者也然倡率之者不必其爲多數人。古人有曰。「人類常恃少數人以爲生。此少數人者居社會[illegible]報效且使之白引路此少數人者皆有學問有見識能全其天賦之靈性曉然於人之所以爲人及其對家族對國家之義務者也。夫欲曉然於人之所以爲人及其對家族對國家之義務此非僅明心見性之學所爲功也。人不能以孑身立於世界僅從個人方面觀察則爲理想上之人格而非社會上之人格故於心理學之外。又必輔之以社會學而社會上之人格乃可得而知之矣。且一社會之生成發達。非一朝一夕之故。欲考一社會之現狀不可不研究其歷史社會學與歷史學之關係。非偶然也孔夫子之倡明史學。殆爲是故。然從社會方面而以研究歷史。則歷史學非僅以記述人間過去之事蹟而已也。又當就事蹟中而發明其屬於人類社會關係必要之條件。及倫理政治凡可以保社會之安

（社說）孔夫子論

全增社會之發達者。然後稱爲社會的歷史學也。族長制度之社會。凡治民者皆有教民之責。故曰作之君作之師。又曰善政得人財。善教得人心。歷代帝王。其言語舉動可垂爲世法者固自不少。孔夫子蓋以歷史學爲講求古帝王嘉言善行之一學科也。

夫稱先則昔。求古爲師。亦族長制度中所有之一定心理也。子不可不敬其父。尤不可不敬其祖尊。故於古帝王之嘉言善行。旁搜遠紹。惟恐或忽。孔夫子深信夫古代留傳之書。其中所言皆至德要道。故嘗研精覃思。編輯古書之最切要者。爲詩書二經。書經所述皆古代帝王誥勅之語。詩經所載乃里巷歌謠之詞。可以備與論而資[illegible]其所[illegible]之眞理。是理。然此二部書不過以供史料。而支那人數千年來以聖經奉之。視之爲治民教科書。[illegible]治民教[illegible]之責者。皆曾誦詩讀書。參透政治倫理之精義。即支那人所稱爲儒者流也。儒者於社會中佔有無上之勢力。而儒者所讀之古書。遂爲社會學獨一無二之善本焉。

然推孔夫子之意。則一國之內。惟君上爲最優最美之一人。亦惟君上爲有變化社會之能力。人君苟能以德化。自可胥天下而不入於邪。職是之故。夫子終其身歷聘四方。求得一用我者。意以當世之君苟有我用。則藉君上之德化。以改良當世之社會。誠無難著也。

後之儒者。本夫子之意。著書立言。以明聖人之道。所謂聖人者。即全知全能以德化民之君主也。其立論之最精備者。有大學中庸二書。大學所言。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三綱領。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八條目。中庸所言。則推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極形容聖道之精微。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生其間。與天地參。謂之三才。苟人事不脩。則天地之氣爲之乖戾。惟

聖人致中和之用而天地咸賴其栽培輔相之功其贊聖人之道曰「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雨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第五章

觀此則孔夫子之學以達到聖人地位爲其最高之目的者也以此理想較之耶蘇教之理想則所謂聖人之地位者其卽人間之天國也耶雖一稱聖人一稱天國形式有異而精神則同從來抱大同之願望以公理公義爲傾向者固同結此圓好之奇夢也

予之著是論也僅略述孔夫子之思想簡括成篇恐未能得其眞相蓋據篇內所述則孔夫子之學似爲一純理學說令人得以學問上之價值而已[illegible]然孔夫子之學乃是實用之學非純理之學也其學說不可以理論推解而可以實際踐行數千年來報効且使之自然行[illegible]道爲之也故孔夫子寔亞洲歷史中獨一無二鄉解亞細亞教歐洲遺之視之彷彿如見海東岸上有巍巍插天之銅像縏何人耶卽以赤手造成世界最古最大之社會之孔夫子其人也成敗盛衰幾經變局而此銅像常屹立於天地間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崇拜頂禮歷千年如一日今安南日本高麗滿洲無數民族咸爲其學說所支配世界諸尊教興衰消長不知凡幾而此古賢哲之法力常如日中天至於今日吾儕一履支那之境此巍巍插天之銅像猶儼然巍立於吾前其氣象之雄威力之大令吾望而起畏無窮駭愕無窮感服一若羅馬詩人所述耕田農夫掘見古武士骨辰之景象焉

⊙文學

▲越史考

●第一節　緒言

史也者記載人間過去之事寔者也自世界學術日進而近世史學與前者史學有異前者史學不過以考據事寔近世史學必說明其事寔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學不過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爲史寔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系近世史學則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係西哲曰「人間之發達[illegible]眞理」一曰智力二曰産業三曰美術四曰宗教五曰政治」凡作史讀史者於此五者缺一不可焉吾國舊史以一書而備此五德者固渺不可見即專詳一端者亦幾無之故今欲研究吾國歷史非惟無考據之成書即搜求材料於古籍之中殘甲片鱗復大不易易茲且總括舊史中所記載之寔事以探察吾國民全部之經歷分爲若干類而逐一說明之聊以爲研究斯學之息壤云爾

●第二節　立國地位

越南在亞細亞之中央北與中國兩廣雲南三省毗連西夾哀牢東臨大海地勢贏於南北而縮於東西九龍江紅河分流於南北兩圻培成二大平原爲饒沃野緯度則自八度四十分至二十三度二十分經度則自一百零一度二十分至一百零七度面積二十七萬英方里亦亞洲一舊國也當西曆紀元前二千八百七十九年雄王建國號文郎都峯州(按峯州今永祥臨洮間)是爲國祖迨趙武帝以後至

東吳稱爲交州始統一交趾九眞日南越裳之地國土從此伸展六朝以後廣西七府沒入于中國至于唐宋日南又併于林邑國土因此縮減太半迨前黎迄後黎歷代繼興征占城收復日南越裳故地至　本朝盡收占城所有之地又古據水眞臘明命年間征高綿招萬象皆爲屬國今日之東洋全境已盡入其版圖我國之在亞東殆完全有印度支那半島主人翁之資格也。

第三節　人種

越南種族之說古來紛紛未定舊史載西曆紀元前二千八百六十二年神農三世孫曰帝明南巡至五嶺娶婺仙生涇陽王涇陽王生貉龍君貉龍君配嫗姬姬生一胞百卵是爲百粵之祖此乃神權時代之臆說固無可研究之價值西儒執人類學者皆始自川源之例謂越南人種古時居於西藏與支那之地界山分後因洪水遂漸南下沿紅河及九[illegible]以目所及厥有二種一爲古種據禮記載南方曰[illegible]趾民族初本三苗荊蠻之種後爲漢族所逼漸徙而南我國當屬漢時代以交趾部命名蓋亦以人種之特別而名之耳觀此則越南古時人種多係交趾民族殆無可疑然天演自然之公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自漢族南來而此古種日就澌滅其子遺一二者即今之上游土人是也一爲新種據史載西曆紀元前一百九十六年中國秦始皇命任囂趙佗發五十萬人戍五嶺則漢人此時已多南徙矣又載趙佗子仲始娶蜀王女媚珠則南北此時已通婚往來矣惟同居與通婚故居聚日繁生產亦極速自屬漢時漢武帝開九郡設刺史太守漢人南來日以益衆而交趾舊族融化略盡遂成今日之越南人種試

觀李賁胡季犛皆我國豪傑。而賁之七世祖爲北人。西漢末避居南土。季犛之四世祖爲胡與逸浙江人。五季時來歸。則我國人種同化於漢族。可無疑矣。嗟乎。堂堂漢族。誅黃尤。放三苗。竄荆蠻。逐漸發達。始於黃河。繼而楊子江。又繼而西江。以及于斯土。有文明之性質。有競爭之能力。其能收占城。佔眞臘。定諸蠻。征服一切舊種。而巍然爲斯土之主人翁也。宜哉。

第四節　國民程度

上古時代。民智樸魯。此凡初有人類之始。各國皆然。逐漸發達。民爲之也。惟世界日以開通。即人類皆以進化。此天演公例。所爭者遲與速耳。然此遲速之[illegible]於[illegible]之眞理。進化最早者。以各國地勢交通錯雜。競爭之機又[illegible]然[illegible]日孜孜爲性保守與生活之是圖。遂使進化之機。一日萬丈。我國僻處東亞。北則支那國土龐大。雖強鄰迫乎國境。然以[illegible]此老大之中國。發始起自燕汴。南方諸省。又新入版圖。有鞭長莫及之勢。此後雖屢次南侵。然我國累朝對待之方策。特不過徒勞一稱臣奉貢之虛文。便可安枕無事。西之哀牢。僅在我範圍內。至於暹羅緬甸。則非我之敵國。左瞻右盻。無所用於競爭。此則四鄰與我以逸也。國土之上。天然物產。足供生活。行不必其汽船火車。居不必其高樓美榭。衣食不必其奢華美麗。鑿井耕田。無所事事。此天然土地之與我以逸也。無競而好逸之民。無怪乎進化之機。不可與歐洲同日語。然空氣所磅礴。風雨所吹洒。草木亦自生芽蘖。況於人乎。有生之類。苟絕滅則已。不絕滅必有進化。今試考我民進化之程度。可分之爲三時代。

●一則混沌辰代

自雄王迄安陽王辰所傳聞者。一胞百卵龜爪鵝毛等怪異之事意當辰人類必如中國之太古穴居野處茹毛飲血者流耳非混沌之辰代乎。

●二則野蠻辰代

自內屬於東漢以後始知用干戈尙文學。然學問以虛文爲尙征伐以殘虐爲威（如黎聖尊辰斬占主茶全之死屍梟其首於船頭）朝廷則尙風水之說（陳守度遣術士厭諸山川塞溪港恐人以風水致伯于者）民間則信符讖之言（如宣播狀程讖文之類）此等事較之歐洲之理想不誠爲野蠻之辰代乎。

●三則曰半開通之辰代

本朝嗣德末年新學未入而已有人上天下大勢論之阮長祚言交歐洲各國不宜專恃北清。又請派人出洋學歐洲兵法請開港與萬國通商如承天阮路澤廣義[illegible]報効且使之[illegible]半開之辰代矣近日風潮所激進化之機會迫人鄉解岀幽數昏界邁逝發達由野蠻而趨於開化之辰代其將見於今後之越南乎。

●第五節　古時國民對外性質

見一二人之頑梗也則謂我越民原無好善之心見一二人之汙媚也則謂我越民偏會作奴之態。噫亦寃越人甚矣夫越人固同爲世界人類之一。非有所仇視於人類亦非敢自汚蔑其人類之資格也好善惡惡此亦越人固有之原性也。請徵之古辰之國民。方內屬中國辰。西漢平帝元始元年。

(文學) 越史考

錫光爲交州太守。教民禮義。民從之。東漢光武建始五年。壬延守九眞。教民以牛耕。以鉄爲田器。制衣服。嫁娶。分別族姓。南人咸曰。使我有子。皆壬之賜。多以壬名其子者。壬歸漢。南國人爲之立生祠。明帝廣和四年。賈孟堅爲刺史。選擇良吏。國民賴之以安。辰人有賈父來晩之歌。靈帝中平四年。士燮爲刺史四十餘年。南國以學祖士王稱之。吳孫皓建衡三年。陶璜爲交州刺史。周窮好施。得人心。故人樂爲之用。晉安帝義熙七年。杜慧度爲刺史。布衣蔬食。禁淫祠。修學校。爲政纖悉。一如治家。吏民畏而愛之。唐德宗貞觀十九年。趙昌爲都護使。[illegible]之安堵如故。唐文宗開成元年。馬植爲都護使。居官不擾。吏民安之。貢賦皆獻納如故。唐宣宗大中[illegible]之眞理[illegible]城。眞臘皆復通使。唐咸通五年。高駢爲都護使。平[illegible]民敬畏之。稱爲高王。此[illegible]人者爲支那派遣之官吏。而至今人猶嘖嘖稱道之。則知凡有利於民者。無不表愛戴之誠。勿謂我越人盡無好善之心也。惟昔時支那官吏。肆威逞虐。而結我越人之怨者。則不得強我越人。使終身父母事之也。如漢光武辰太守蘇定。爲政貪殘。國民怨之。徵女王起兵攻陷州治。逐蘇定奔還南海。略定嶺南六十五城。吳孫權時。因吳人肆虐。九眞人女子趙嫗。聚衆千餘。與其兄國達合兵攻吳。時人稱爲蕊嬌將軍。梁大同九年。梁刺史蕭諮貪虐無厭。交趾人李賁(南帝)起兵逐之。據龍編。唐中宗都護使劉延祐苛征濫殺。國人丁建稱兵圍府治。誅延祐。德宗時都護高正平爲人貪虐。唐林人(峯州)馮興率衆圍府。正平以憂死。凡此諸惡劣之支那官吏。皆自取其咎之過。若此則不得謂我含生負氣之越民。盡是懦懦然無國民資格也。

●第六節　南國歷朝之政治

南國從前專持一閉關主義故政治界亦無可觀然以對內言則千年舊邦之制度建設自有規模。非然者何能至今日尚存在於天地間也今試舉黎以前歷朝政治之大略者觀之。

●民政

李朝民政凡民丁十八歲登黃門(註)謂之黃男二十歲以上謂之大男陳太尊辰每歲春首社長開報人口謂之軍數徙生十一年定戶口軍數男子大者爲大黃男小者爲小黃男六十爲老陳朝重興元年征元後又修國中戶帳至胡漢蒼辰撰修天下戶籍凡旅寓藩鎮都勒遷原籍不許流亡。於是民數大倍於前黎太祖初年修造戶籍之制六年爲一期至期府縣州官合[illegible]鄉職各將本社戶口赴京對寫至洪德以三年爲小與六年爲大典既[illegible]報効且使之[illegible]注額[illegible]項雇項窮項大要長成至十八歲入籍先選強壯[illegible]鄉解崽魁數[illegible]過可糾[illegible]當時戶口之數可謂詳悉無遺矣至神尊時又改爲十一年一閱玄尊景治四年許外國人入籍其衣服居處與國人同大行收容外人之政惟黎中興之後偷安於承平故於戶制復定例爲登者不計耗者不除其法太失於偷惰而戶口產過之額竟無可考然推究前此戶口之設特因郊野有事之日朝廷以徵兵爲急故稽查特詳如陳朝丁數則名之爲軍數又胡季犛曰安得百萬兵以敵北寇於是點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編入戶籍可見舊時之戶籍爲徵兵設也迨四郊無事則又從簡略自謂爲太平制度其寔則偷安姑息之政也。黎末之不振宜哉

(文學)　越史考

● 財政

南國從前財政有三。一則曰賦稅。二曰征榷及雜稅。三曰錢幣。政歷朝不同。大要不出數者。今試分類言之。

△〔甲〕賦稅之額

李太祖順天四年。定稅例有六〔一〕池潭田土。〔二〕桑洲錢穀。〔三〕山源藩落產物。〔四〕關隘譏察鹹鹽。〔五〕蠻獠犀象香料。〔六〕源頭木條花果。李朝之稅額。以此六者爲國用。陳初賦稅只徵田土。民丁之窮者。一皆寬免。至仁尊時。定田稅每畝徵[illegible]。[illegible]身庸之人納錢三緡。胡漢蒼時又按加重收田每畝粟五升。身庸徵錢五陌。然丁男無田及孤寡有[illegible]之眞理。[illegible]男之稅者。須照田畝之有無。若無田則在免徵之[illegible]。[illegible]得國之初。賜[illegible]得田五高。[illegible]得田四高。爲常業。不在徵稅之例。至洪德年間。準定人丁稅例。每人納錢八陌。又定桑洲稅例錢。分田畝一二三等。給出錢有差。仁尊保泰四年。始宣諭照行唐之租庸調法。公私田土。皆差第出租。夏冬惟徵調錢雇役。可謂稅法之公而不違農時也。惟行之未久。至順王初立。又改復舊制。此可見變法之難。而偷安滯古之習。不足爲政治之進步也。

△〔乙〕征榷之課及雜稅

南國昔時征榷之政。有桂榷。鹽榷。銅榷等項。黎保泰年間。桂榷之法。雖有給桂戶之專採。設鎮官之檢查。然其法之設。則使桂商者。時有進贄禮納贄禮之煩冗。安能保奉行之下。不生支節者乎。此則雖爲國課增進起見。而於國用殊無補也。鹽榷之政。則於裕尊保泰元年。有特準灶丁鹽戶之專業。

惟監者不得其人致苛征以害民其弊立見永慶帝四年罷之而不行顯尊景興二年雖復保泰之法而隨地設場炤船定稅蓋亦有監乎前弊而設適中之法以求利於國課也銅榷則黎時凡客商之入買銅者必由監當官候旨給憑所經過之地有巡司檢驗征稅之額炤從銅價收十分之三可見前此銅礦開採之利由支那人握之而已顯尊景興以後專委邊守黃文琪開採聚龍銅廠許訓忠侯阮廷訓開採太原爽木安欣廉泉等銅忻忠侯阮芳挺開採興化呈爛銅提領阮名賞開採諒山懷遠銅又委藩臣土目隨便招集賃作待成效量補稅例於是宣興太諒等處之金銀銅錫各由國人開採而場煤之利興矣至如土產之徵炤裕尊保泰年間所定徵收之額如牛、漆、布、絲、材木、魚、蝦、棉、茶等類其法太苛冗故廷臣有議革前弊凡土產稅惟有情願者方可炤收關市之稅則古時有津渡稅市稅（黎辰畿內諸市有牢牛者準定稅額多寡有差）仍觀黎顯尊六年復巡渡稅之旨諭有謂「近來權宜寬赦渡稅而豪富細民乘此逐利爭事末技者多專務農功者少補征之則可抑末由重農抑商之政而稅額所由以徵於商人也

△「內」錢幣之制

錢幣之政我國原以一貫爲單位陌爲尺位李朝之錢之定法何如則史不可言陳初定錢法詔民間使用省陌錢六十九文上供錢七十文此陳朝錢法使用之大略黎朝太祖時鑄順天通寶錢以五十文爲一陌太尊紹平六年又定六十文爲一陌顯尊景興元年定鉛錢通融法而以銀一兩當銅錢二貫則知昔時銅錢之價較昂於今日惟觀陳順尊光泰七年行通寶利會鈔之制則我南以鈔代錢之政行之已久而此時又禁國中不得私藏銅錢蓋欲民間錢幣有流通之利而絕銅臭輩穴藏私蓄之弊陳末胡季犛亦可謂深究利害之本至黎興議改錢制當時有上書請以鈔代錢而

太祖詔曰、鈔乃無用之物無有相權惜黎太祖不生於今日見各國通用之紙幣也要而言之南國昔時國家之用途甚狹、錢幣之用不過供國中彼此交易之資耳故觀潘輝注國用攷謂天下之患不在於少錢而在於乏食此等理說不可與語於今日之世界也。

按南國從前所稱爲國用之財政者其最要則惟有事之秋供兵戎上之費用而已惟昔時軍需上特不過以養兵之費爲大尊器械未甚發達製造之費無幾也然察之稅課之額則有納絲（黎期尊辰收生絲稅以供戎服）納粟之政於衣食上之經費可由此取用至於國中建設未之暇及官吏之俸亦炤從廉試觀戶部炤發經用之額則惟祭祀忘饗等支款寔適[illegible]達[illegible]國之[illegible]於[illegible]族僅炤祀田之收入于孫之供歛。以謀蒸嘗祀事而何有乎國用之足[illegible]哉

● 南國之田土制度

南國無曠大平原田土之利只由開墾林莽與沙土培成而已故由私墾者爲私[illegible]公墾者（各處屯田之類）爲公田。此土地所以有公私之別也從前分田之制載籍不備無從稽考陳順宗光泰十年始限各田。令尊室諸家奴得於海濱地築堤堰障鹹水開墾成熟立爲私庄田土至後世又立限田法凡庶民無得過十畝觀此則陳世所行均田之制可謂有均貧富之義然此制特行於庶民而不施於下公。則不免有地主兼併之弊黎初興辰議行均田詔各府縣勘官私田土潭洲修造簿籍定授田之等級許大小村社得有通融耕植之便至洪德元年又設立屯田所田定爲上中下三等十七年又立私田土界碣裕尊永盛七年定均給公田例其制以六年一期有由官差員炤給者有聽民自便分給者。本朝又以三年爲均給之期限且公田既炤年限均給而又禁許借者不得在三年以外故凡有公田土之社村壯民一經入籍亦得享受公田一分之賜自爲耕植。不至於無業。此南國田土

制度亦可謂良善之政也。惟強豪之侵占、里役之私囊、在所難免、無亦制產之政有缺處者歟。

●軍政

考從前史載蜀王藏弩、徵氏稱兵、南國兵戎之用、講之已久、惟古時僅屬傳聞之史耳、惟以丁朝以後觀之、史載丁朝設十道軍、每道十軍、每軍萬人、則軍額當在百萬之數、且此時國土尚狹、民數尚少、安能達百萬之兵額、想此時初脫離中國而獨立、故特虛張其聲勢、以聳外人耳、不足為確據也。至於李初兵制、大略倣唐之府衛、宋之禁廂、以親兵為禁兵、禁兵有十軍、軍二百人、備禁衛之護兵。又有廂兵九軍、備調遣之用、而廂軍則月上一番、謂之踐更、更滿聽歸家營業、無官廩、有事兵不足用、籍民為之、事已復放歸田、深得寓兵於農之意。陳氏得國、始定諸軍、置四天四聖四神等衛、大要內則設禁軍、外則設東南各路之兵。觀與元兵交戰之時、公侯尊室諸王點兵來會、有二十萬餘、而清乂以內猶未徵發、仁尊有詩云、會稽舊事君須記、驩演猶存十萬兵。想見陳時兵額之盛。胡漢蒼時、定南北軍班分十二衛、東西軍班分為八衛。每衛十八人報効、且使之自募軍二十隊、每十子隊禁衛都五隊、大將軍總之、（按此旋每隊十八人）又置千牛捧日鄉解御龍捷軍、遊擊、復增補鄉兵、置四千戶以管之。黎祖初興時、兵數共二十五萬、及平吳後、放十五萬歸農、留十萬軍、始置五道衛軍、名曰東西南北海西等道、至聖尊光順七年、置五府軍、名為中軍府、東軍府、西府軍、南軍府、北軍府、各置都督府、府有都司、至洪德年間、則內設禁兵、外分五府、諸府衛之兵、皆統於各都司、而後備軍則留藏於戶籍、三年一閱、有事則徵、故所養之兵雖不甚多、而征占征盆之舉、水步兵至二十六萬、或三十萬之衆。莫登庸時、更定四衛之兵、中興後復舊制、揀取四鎭（卽海陽山南山西京北）兵壯、與清乂二處之兵。懿尊永祐五年、又議立四鎭鄉兵團結、每社十人取七人、許自備兵器、設候為守、或四五社、或六七社、以地分

相接結爲一團擇一團長統之有警隨宜攻禦力不堪拒敵者飛報別團應援此時民間皆有兵器未幾復罷仍命各鎮督撫揀鄉兵以備攻討者聽具啓聞給賜糧械差行至後年復行三丁取一之法景興二年又增三鎮鄉兵（山西山南京北）定糾率丁夫格擇文武重臣爲掌督官委以一方軍民事務凡有能糾率民丁隨從捍禦許備計兵數納在掌督官議行獎賞至三年又置府衛揀鄉兵法其法則定四鎮各府每府各置一衛擇文武各一員爲巡撫管領衛兵其召募也則行五丁取一之制給以月餉充隊伍至十四年以後海內無事始命衛兵歸農雖嗣後征鎮寧南河等役時有徵集然有事則集合無事則抽回蓋黎朝鄉兵之制亦一國民道德之遺意也

●用人之政

我國從前雖名爲君主專制政體然國中無藩臣世襲之[illegible]無貴族政[illegible]故用人權專握於君主一人之手民間有才德者一經知遇則得格外之擢用觀黎太祖有求才之詔聖尊時命百官舉民間之賢才以充內外職司或方面重任其用人之不拘資格者可見雖教育一途在國家無造就人才之良法然古昔時代重在道德所以賢人各以其善類相薦引此亦南國舊時之優點也今試以昔時用人之典觀之其一則銓選法李陳之時大要銓選之法有二一則文武才學之銓選一則吏員之銓選有黎興國之初以監生補吏中興之後儒吏分爲兩途又銓法則有任子宏詞士望四仲等例則可謂廣於用人之法惟任子一科使世家子弟超出常格亦未爲選法之公道也其二則保舉之法黎太祖順天元年命自三品以上各舉一人有文武才德堪牧民馭衆者聖尊時命朝臣舉縣官職有剛直能觸邪者各一員又定保舉承司官之職內外各衙門之職總兵官之職刑部各司官之職而復令科臺諸員署名保舉者自担責任中興以後保舉之法甚爲嚴密大要令三品

官以上得就職權保舉其有名望之人物先由朝堂起論御史臺折衷六部尚書斷可啓奏而後奉旨擢用所用之職則在四品以下凡保舉非其人政教劣績亦嚴加顯罰可知黎朝求才之精宜乎收得人之效也其三則考課之法考課者所以考文武臣僚政績之優劣也李英尊以九年爲一課陳太尊時定十五年一閱十年加爵一級十五年加職一等考後授職至黎洪順年間始定三載考績之法而復時加詳察揀汰之令中興後考課之法年限不一德隆景治以前每於歲季行之正和元年以三載爲限六年又以九載爲限永盛保泰又以三載爲限惟黎朝考課之精首稱洪德正和永盛次之若景興以後則課法廢弛臺長憲司徒以考法爲具文勸善懲惡之風不復如前之善政矣其四則捐官之法陳裕宗黎聖宗時準凡富民能出粟賑貧或上進者賜爵有差然此時特不過授以散職末秩而已至黎永祐景興而後則準民[illegible]進粟數多者得授以繁任府縣等職夫官職所以治民要在有才德者方可以存肩是任若錢粟可買之[illegible]借貸於人以求一職而營日後之取償民亦苦之[illegible]報効且使之自[illegible]政增進起見則以鬻官授之亦不失其爲通融之道耳

至於官職之[illegible]雖有不[illegible]然大要內有部院臺省之設以治于朝外有鎭路府縣之司以理于衆議朝政者則有左右參議員司臺諫者則有都察御史大理寺之設所以愼刑罰也樞機院之設所以重兵戎也惟禮部則兼教育之責政官則掌司法之權宜乎造就人才與防衛民生之未盡其道也

● 法律

南國法律制度多仿自中國故行政與司法二者常合而爲一而立法之權由君主一人所指揮是以從前之法律亦可謂之爲朝廷自衞乎其權力之法律而非代公衆以操執行之權之法律也然

（文學）越史考

法權握於君主。而君主之美德。則以愛民爲先。故除朝廷自衛之外。對於人與人之交涉。則亦處得其平。申寃理枉法亦詳盡。惟昔之所謂法律者。特不過用刑之一門類耳。無所謂民法商法也。而懲治則多用肉刑之制。收孥之條。其傷人類而失公道者甚矣。李時刑書之頒。始於太尊。其法專務從寬。如聖尊親御聽獄。可謂愛民之至。惟罪及其妻與笞杖刺面之條。其法亦未爲平允。陳太尊建中六年。定國朝刑律。天應政平十三年。定刑律諸格。此後有斷足及付象蹴殺之刑、（如盜及逃亡之罪）及削族之刑。（如治大逆之罪只稱名削去其族）可謂刑法之嚴酷。黎太祖順天元年。諭大臣議定訟律令。二年定圍碁賭博禁條。仁尊太和七年。定新增田產章十四條。聖尊洪德[illegible]之眞理[illegible]情節者疑死刑。十九年詔定小訟大訟之期。憲尊景統元年。勅諭刑部廷尉司及[illegible]提刑[illegible]依期勘訟事。敢有淹滯者罪之。神尊永祚七年。定詞訟令。凡各衙[illegible]違者。許民在外由憲司。在內由御史臺鳴告。陽和五年。申明人命訟詞。以犯人財產不足償還。可供開父母兄弟財產代償。不得連捉尊族鄉里。眞尊福泰三年。定勘訟例。以訴訟之階級。先由社長。次而縣官。而府官。而承司。而憲司。而該道。其終也以御史臺爲終審之院。而政堂之協議。又所以監督御史臺者也。觀此則黎朝法律之範圍已稍廣。而又有歲季刷訟勘問申寃。皆所以爲正獄之方。而盡明刑之道也。惜法律之體制未具。而用刑之法不免襲舊制耳。

總而言之。南國從前之政治。較之今日各國。固天壤之不侔。然當國土未交通。民智未發達之時期。亦國家之程度宜然。况建設自具規模。固不失其爲千年古國之制度。所望者融會世故。變通新政。是在後人之繼起耳。今人不知因時改革之宜。而却坐致慨於古昔政治之不良。吁亦妄矣。（未完）

文苑

古詩選錄

高周臣詩草

沙行短歌

長沙復長沙。一步一回却。日入行未已。客子淚交落。君不學仙家羡睡翁。登山涉水怨何窮。古來名利人奔涉。逆旅中風前酒店。有美酒。醒者常少。醉者同。長沙長。沙柰渠何。坦步。茫茫畏路多。聽我一唱窮途歌。北山之北。萬山疊南山之南波萬級。君胡爲乎沙上立。

題朱市舘

孤舘微風不厭留。短床顛倒白消愁。煎茶少婦無情極。錯喚官人是馬周。

道逢餓夫

踽踽誰家子。衣破笠不完。倏從南方來。向我前頭嘆。問子何所憂。自云長艱難。家貧藝醫卜。我來走長安。長安無病人。羣醫如邱山。零丁望歸路。極目雲漫漫。二日典空簏。三日輟饔餐。逢人但悞喜。欲言聲屢乾。噫子且休淚。一饋與子歡。悠悠逆旅中。百年誰自寬。慢也莫驟咽。暴盈非壯顏。

熱時作

夜夜林常電。朝朝海不鳴。赤[illegible]堆。野起。白踋。犯之[illegible]。衲扇三分俗。紗[illegible]一握輕。[illegible]鵲焦樹底。時有鳴鴞報。劾且使之白[illegible]鄉解[illegible]魁斂淚瀾。滄[illegible]泊暮將抵橫山下

江盡瀾淪日天分直隸。宮暮風滄海立。斜日。山行短笑移花態。微吟激鳥聲。過關渾欲盡半滅故鄉情。

出橫山關

殘雲剩草一吟翁。絕水窮山路更通。過海地驚三級浪。出關天返五更風。文章命信生初定。行

止心先著處空爲問南來遊宦者入秋瀟洒幾人同。

(文苑) 古詩選錄

藍江舟中望鴻嶺

三重縈抱萬山來山勢雙披野勢開九十九峯看未足一帆風力猛潮囘

靜嘉逢高碩秀才走筆爲贈

秋風秋氣夜淒淒青草黃沙路漸迷歸客但瞻橫嶺北逢人初記冷泉溪樽前聲氣心相許分外知交手重携囘首舊程應自笑惜君猶未厭家雞

至家

蒼蒼西山暮翳翳萬井秋衆鳥如戀歸征人知所投兒女易爲別相見但垂頭予亦不自主因之生遠愁出門但憑眺長路尚悠悠南行者誰氏日晏復何求僕子荷鋤至插芥西村休借問舊杞菊今有幾叢不

陳子敏詩草

偶成

九野星辰潤千山鼓角遲軍麾交白羽馬轡引紅絲濕蝙乾呼水鵜鶘老借枝此生多少事季主卜難知

道術遠[illegible]山空法[illegible]入世借白雲長臥榻明月舊懸燈名[illegible]之眞理[illegible]增

寄京中諸故人

良馬由來出西北馳驅萬里從東道百年歷落青雲士搜來盡作非常寶龍文鳳藻一辰開天地浮埃即橫掃古句流傳遍海內竹堂蒼勁松堂老聲流調響筆不漏雲麓得之飛舉早我慚名忝諸賢末酷好吟詩詩不好刀環馬策縛其身難向故人開懷抱何年歸馬華山陽一笑相逢長醉倒

大水行

西城五月端陽節淋雨不開逾一月白晝空中闢急雷奔入河堤破堤決河決天河落九天飛流倒下生雲烟百姓呼號走不定驚波在後人在前平陸須臾成大海茫茫千里桑滄改開來世代何其速割去山川恐已碎城中沉灶叉產蛙城外何處歸人家沉洲陷阜勢甚惡竹木魄磊隨浮槎行道無梁水難縮囘首人寰太局促祇嫌穢濁流未清遂使陰陽怒猶蓄何年疏洩歸故河不見平地生風波高低隴畝墳桑麻征夫不變行負戈

寄贈興化巡撫陳仲恭

騷壇旗鼓將軍老鶴孤鳴散鳥羣今夕論詩應念我何年對酒却逢君愁來天地來寒雨夢繞江山落暮雲漏盡歌殘人又醉鷄聲報曉不堪聞

（文兆）古詩選錄

餞山西布政武來京 辰值五月

瀘黎山青落暮霞征塵南望隔天涯二年關塞愁留客半夜神仙夢到家梅雨香浮孤店月蓮風影動晚湖花歸來條對臨戎策謾道知兵屬左車

簡別山西護督陳並同城貴列

塵世難謀半日閒分攜猶帶舊愁顏軍中有幕留孫楚客裏無家別廋山明淡二秋今夜好浮
之姻補山北生還下按衣還邊頭挿龍驂入
報効且使之白
鄉解啞魁散過
門關客帶醉樓鬟鬢都忘門滿頭夢熟朝天應有路戰酬挽日却無謀雲銷寒吐千山月水浸城吞半夜秋見說五湖歸去好茫茫煙浪一浮舟

送山西商辦尊室囘京寓護喪

相送西州路傷心是暮花少孤頻作客多難又

（文苑）古詩選錄

還家城郭迷秋水江山落晚霞朔天勞夢想誰借上天槎

送友人往諒

不向諒城去安知山路深寒生疎樹色嵐積亂峯陰蠻洞雲成壁蛟祠石作林千年銅柱古應化入南金

● 淇川詩草

野花

野花生竹下竹深花亦繁花繁翻笑竹春至不能言

題阮季愼居士幽居

才士不避世幽栖緣愛閒纔到讀書處剛逢醉月還移花斜避砌編竹細容關卽此堪高臥無勞更買山

寄石溪子

醉別石溪上秋光淡平楚別來春雨繁蘋花應滿渚落日暝烟橫孤舟在何許

寄徽君黎寅叔 寅叔名亮嘉定平陽縣人

鶴脫條籠驥不羈遙遙塵外想風徽纔聞孤艇歸滄海更說携家住翠微巴浦（巴浦在永降保安縣）小寒金橘熟沙江（在安江新城府）五月玉螺肥知君不學飛熊老西向皤溪占釣磯

過平江沙幕 梁[illegible]先生常爲通通所過沙幕二作

[illegible]逕深低到無人去處時有鳥[illegible]

[illegible]聲[illegible]理[illegible]

[illegible]景遍曾題

登永隆城樓 癸亥

雨霽汀洲集晚禽一聲畫角半樓陰千燒城郭周遭在多難親朋契濶深去國杜陵餘別淚異鄉王粲負歸心昔賢可是俱懷土逢[illegible]西風幾度侵

龍江送胡琮秀才

殘雨暗江關離杯愴客顏相逢兵火際話別水雲間命蹇功名薄身貧去住艱京華多晚進念

爾鬢毛斑。

送定祥臬使黃養遯歸堅江別業

黃父蜚英早。飄零直至今。生還萬死地。貧戀九、秋林。多難身先老。慮懷物不侵。百篇歸海嶠。惆悵待知音。

假山爲永隆按察使阮文雅題詠

太湖怪石天下奇。遠在波底龍宮蛟室萬丈之漣漪。腰絙沉取百億乃一致。夸握足抵千金貲、公從何處得磊砢、毋乃鬼物煩推移、天排地設入掌握、羅浮蓬嶠來嶔崎、仙花異卉足百族、凡華紛紛知者誰、何年山翁化爲石、松下攤骨疑安期。飛泉百道掛石罅、知有瀑布無由窺、興雲出雨自有待、明窗淨几偏相宜。盧庭雨霽日光漏。竹石慘淡含幽姿、呼朋置酒恣登覽、恍惚干母觴瑤池、天台赤城誇名山、緣幽歷勝石徑艱、夸者百計營錢山、靑銅萬仞空巑岏。公山雖小、具淸致。但可仰止。不可攀。安得羊公峴山一片石、爲公讓刻留苔顏。

● 今詩選錄

奉題天尊寺 鴻臚寺卿寧平怜學 致仕國瑞潘如珠

龍頷天尊像、巍巍萬古存、懸鐘巖作籠。橫扁洞爲門、地別烟霞趣、天成體勢尊。探幽眞勝蹟。洞裏一乾坤。

題碧洞寺 前人

我昨訪留春、見說有碧洞。[illegible]掉扁舟。日夕住何褓飼酒足淸晨揷山[illegible]幽數乘參見佛、住景樂與報効且使之白[illegible]鄕解亞魁數尤干過負步轎前後。異狀迭迎送。借問此二洞。誰可分伯仲。

原葛博黃來訪走筆餞之 前人

昔宦海之角、大小各司鐸、君退老歸田、我遷坐訪鶴、行止總自由。天方各落落、偶然訪學署。相對形至樂。持贈桂一枝。香味匪云薄。自述詩數篇。文采宛如昨。嗟嗟少年場。老大徒悲傷。事須

(文 題) 玉英詩草

安分命言必道肝腸。新學漸澎漲舊學幾飛揚
君老我亦老慎勿矜所長。所長非所尙誤我嘆
文章。遺懷酒以酌。對鏡髮如霜。獨是渴相見。一
見何匆忙。勸君步一步。拭目翠山陽

叩步 御賜詩原韻賀南風報館　安漠知縣 裴輔京

雲捧鑾輿北地迴。薰絃再鼓協鳴球。觀風以飭道術
三春喜解愠俄消萬姓愁。嘉拜昌言光有夏。歌
賡大雅復成周。化行風動南而北。文治重新起
士夫。

女界詩

△玉英詩草

夢起

夢中。猶憶。同心語。醒起。驚知伴母眠。欲枕徘徊
無限意。更愁癡夢不流連。

讀亡夫詩草

寒雨蕭蕭柳散烟。挑燈獨坐念遺編。沉吟未斷
腸先斷。玉筋雙垂落枕邊

對鏡

偶開鸞鏡小窗前。亂髮愁顏兩黯然。鏡中人那
緣何事。不復嬌姸似昔年。

無題

達鶯離憂寫未成。推敲傳語報流鶯。枝頭嬌囀
多情易之眞理　文學

奉寄舍兄河靜按察使商傳二首

相依本是一根生。一別關河歲幾經。甘旨嫂能
調晚膳。貧裘兒好繼家聲。幾番歸夢家千里。萬
斛春愁日五更。幽意尺書描不盡。待儂歸日說
分明

一枕黃粱夢已醒。塵緣猶未了今生。關心膝下
二癡幼。作伴燈前一卷經。契濶不堪題往事。才
花已矣剩虛名。幽愁強解加眠食。恐動大邊兩
壽星

◉雜俎

△讀七篇翼略引

〔卓〕

是書乃　先朝皇親儒學大家弘化公（聖祖第六十六子）未付梓之遺草也。公出自天潢之系。列於圭璧之班。而好古敏求年老彌篤不以富貴易其樂道心立言鳴盛證經著書能繼倉山葦野二公主斯文之壇坫松雲詩社風雨西齋　本國朝衛道之責太半從金枝玉葉中所羽翼也癸未年京中有事公守春秋越境之義爲權臣所陷降爲弘化鄉公安置富安同慶乙酉年　先帝念其寃召回京初次開復肇豐郡公再開復瓊國公成泰元年奉勅書充如西聘問正使事蔵。歸國復命奉　上諭一綿家有學再準兼攝尊人府左宗人。又晉封弘化公晚年公以馳驅國事勞瘁得彌病上疏請解兼攝職在家坐皋比以淑子弟公之著作有約亭詩集經已付梓行世是書乃於成泰十年歲戊戌西曆(1898)公因西席次講論之暇草成之者也書顏之曰七篇翼。蓋七篇者孟子所著經也翼之爲言。羽翼乎聖經也公以爲道學之傳自孔子至於孟子公[illegible]報効且使之百世而擴充之上又參酌以當今經國之學其爲世教維持可謂至矣書中[illegible]三綱五常之道分類編成天地人仁義禮智信等集或憑經文而考證或出己意而評判純是評論體非以經術緣飾吏治者比近日鄙人得友人手示是書且謂此即公之女公子阮科漣清源先生夫人淡芳女史（見第十期雜記欄內）所珍存。送到登報以公諸世也惜是書篇什頗多不能盡載姑摘略登錄。俾閱者得知全豹之一斑焉

弘化公君公氏著、

◉七篇翼

●總括全書本旨

君公氏曰談時務者有何啓胡禮垣新政議論以復古之要有七。曰擇百揆以協同寅曰厚俸祿以

清賄賂曰廢捐納以重名器曰宏學校以育眞才曰昌文學以救多士曰行選舉以同好惡曰開議院以布公平此七者復古之事而揭其心傳之要也因時之要有九曰開鐵路以振百爲曰廣輪船以興商務曰作庶務以阜民財曰册戸口以嚴捕逮曰分職守以釐庶績曰作陸兵以保疆土曰復水師以護商民曰理國課以裕度支曰宏日報以廣言路此九者因時之事而以制宜爲運量也張之洞勸學篇內篇九務本以正人心曰同心曰教忠曰明綱曰知類曰宗經曰正權曰循序曰守約曰去毒外篇十五曰益智曰遊學曰設學曰學制曰廣譯曰閱報曰變法曰變科舉曰農工商學曰兵學曰鑛學曰鐵路曰會通曰非弭兵曰非攻教[illegible]長之事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林樂知治安新策五綱領曰意趣宜發越也曰權力宜[illegible]之眞理[illegible]宜統備也[illegible]政令宜畫一也曰體統宜整飭也吾因二者之說而總括之[illegible]之長則剪之缺則補之以成[illegible]之書也於前列天地人爲中國三才之學於此又列天人物爲外國三倫之學也（天人物三倫者、名雖列而三。寔則皆一以貫之者 教化以眞宗無妄爲本 故知上帝爲無與對當篇其天倫。而專心敬拜。上帝創造天地之後。繼而造人。是人與人。雖有言語嗜欲不同。而上帝視之。皆其子女也。自我視之皆兄弟也。人倫所重。可不愛乎。上帝造人。而先造物。以供人用。若不知物之元質。及其力與性。而不能得其用者。是委棄上帝之恩也。於是有格物之學興。而物倫盡矣。）合中外之學爲辰措之宜天倫如曆法電學之類而本之於事天其以天倫之學而行仁則厚天祿而行義則愼天財而行禮則定天樂而行智則廣方言而行信則萬國公法人倫如兵學農工商學之類而本之於同人其以人倫之學而行仁則教孤子而行義則恤窮民而行禮則禁妓女而行智則僱奴婢而行信則治朋黨物倫如格致化學之類而本之於格物其以物倫之學而行仁則禁吃烟而行義則棄鐵路而行禮則修兵事而行智則習技藝而行信則設賽會餘諸篇各從其類總百餘篇具有簡明小目凡此皆內治外治之政不可缺也

◎傳記

鏡中錄

青江阮伯瑃 乂安秀才 現仮人 著

▲黎左威

南壇玉亭黎公珏黎末、異人也能、食兼數十人亦能不食至五六日文氣高邁而武藝亦甚超羣嘗往春湖社觀演戲辰鎮守黃廷寶已先在坐寶麾下騎士執鞭彈壓勢甚淩迫人皆敢怒而不敢言公獨扼腕直入與之交手二十餘人並出公手打脚踢如獅戲猿衆驚不敢動老拳既俺從容趨出騎士入訴於寶公慮貽地方累挺身復入騎士爭指打我輩者此人也寶怒叱之公徐對曰朝廷寄相公以方面相公選勇士爲爪牙相須正甚殷也乃他無才無藝遇一文弱書生而退舍若遇敵人竊發可不爲相公寒心哉此輩徒費衣糧養之何補而且倚官勢擾平民以爲公結怨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某故代相公懲他、寶使之自奮以圖報効且使之自耻、[illegible]公也寶服其勇壯其言置不問景興庚子科登鄉解亞魁數年後遇西山之亂公招集鄉兵討賊蔣江于有別橋以鎌刀戕賊象鼻然烏合之衆難當虎闞之師卒以此敗聞昭統帝即位潛往北城晉謁帝授左威衛將軍與謀國事適阮整當國人皆依附公獨不之禮整欲殺之公因辭帝歸帝之北狩遂不克從公深以爲恨辰乂安一境賊兵充斥公之聲迹稍露不能安居乃自挾一日重爲北城之遊至屯所屯兵詰問路引公豫囑輞夫置輞屯前經五日夜安卧不起衆異之聽其行遂達北城復謀舉事衆不從乃止嘉隆年間裴存齋(揚瓚)赴山南場之命遇之於逆旅贈詩云一相知相與更相憐底事回頭廿六年似我此身猶有母愛君無力敢撐天殘冬牢落誰家燕故國凄涼蜀地鵑白首相

逢。更相別相思長在酒杯前。」一　蓋叙其兵後離居之况也。璿曾祖阮解元(伯璿)與公爲年家。公北去後頗相憶。每道及公事。輙爲欷歔長嘆。家父聞之以語余。余以公忠義士。而事跡茫然。史編不到。恐埋沒於寒烟荒艸間。因崇拜而紀念之。

〔評〕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夫子之訓。公已奉爲指南矣。故黃廷寶之威權。阮整之氣焰。何嘗置在眼中。二人雖皆小人。然一則能容。一則欲殺。比事以觀。整當下寶一著。

◉野史

△雲囊小史

海丹范廷煜公遺墨

◉軍前試賦

嗣德壬戌年間。東匪蠢動。定安制府奉命視師。屯海陽城外。有名士黎秋。被酒不戒。失口爲公列校所覺。密白於公。公卽命斬之。中丞潘公三省聞之。亟入轅門白制府曰。黎秋何罪。公曰賊細也。中丞曰。伊省發冠軍名下士也。烏得爲賊。乞賜明究。毋俾含冤。公卽命牽囘。秋神色不變。公叱曰。若乜乎。對曰然。曰若掛靑袍。安得犯我軍律。將謂吾劍不利乎。秋曰。秋安敢犯公軍律。窶寠杯酒。狂談品辨人物耳。公遽怒之。何局量之褊。不能容物也。秋固可殺。但百世之下。恐公之劍。猶能利乎。中丞曰。書生逸口。唐突虎威。罪固可斬。望賜矜全。公曰。若眞名士。吾爇香三寸。試若以文。文成而佳。將貸若死。秋乞題。公擲片紙下。則首山詩山字韻。望夫石賦。關萬古綱常孤立處。一般心事不言中。秋援筆立成。脫稿上呈。公大加嘆賞。卽命釋之。贈朱提十兩。詩有「十臣勳業浮雲外。萬古綱常片石間。」之句。賦甚佳。其略云。何山斯燦。何石斯爛。如望夫形。屹立天半。又云。陟彼徂彼。空渺望以何窮。何斯違斯。獨一鬱其誰語。又云。遙知匪石之心。不可轉也。料得如山之憶。有如是夫。他稱是。惜太長不能備錄

雲史氏曰。縱酒狂談。的是書生氣習。脫非制府憐才。中丞急難。則吞劍不幾於自戕乎。夫刀斧當前。已無生趣。而能傾泉倒峽。倚馬滔滔。信非奇才者不能。惟帶輕薄態。卒至落拓無成。吁可戒已。

〔註〕省發　宋王沂公自省發至庭試皆第　氣習　記事珠。蘇長公曰。吾氣習未除。又楞嚴經。除一切煩惱氣習。　朱提　地名產銀。故名朱提。

●節義夫人

黎景興辰都統兵政兒將軍景桓。河靜瓜牙人也。時國事既去。公常太息。潘夫人氏舜。公妾也。乘間請曰。相公近營不懌。得非有軍國重事乎。公曰。西山猖獗。時事日非。吾受國恩。當以死報。夫人泣曰。相公殉國。妾必從之。既而西山兵來。公禦之于翠靄。掉突其陣。殺數十人。力漸不支。父子三人俱投于水。信到，家號泣。夫人獨坦如也。弗易服。惟日依靈座。薦食抱裯。猶公在也。人或非笑。夫人佯不聞。卒哭後。始召其族人俱來。泣告曰。妾事公久矣。公忠以死。妾義當從。曩與公約焉。無容爽也。且公之死也。水棺而沙槨。妾死亦當付之。江流岸芷汀蘭。庶得以陪公杖屨。乃就翠靄汛壇誦懺三晝夜。時觀者如堵。夫人色服與侍女立於船頭。命舟人掉至江中。遙拜族人。投江而殉。制憲浮谷鉊增。嘗節義夫人。立祠祀之。後北使過其祠。留題有云「珥河鋒鏑綱常淚。翠靄波濤節義身。激濁一詩江有色。流清千古水無塵。頗有沉鬱激揚之致

雲史氏曰。聖人制禮而有哭踊哀麻。以其生死異也。今則水國直遙。唱隨有日。何有乎淚。既無淚矣。何有哀麻。無論香消紅袖。而哀麻哭踊。情動旁人。乃宿草未謝。而翻然改節。即使哀麻哭踊而失節。白頭則亦畏死貪生。莫夫人若也。夫見確守定。就義得十分從容。丈夫且難之。何況巾幗。如此伉儷。固應成佛生天。江上瑜珈。僅為多事。煜嘗有詠一律云

將軍殉義妾從貞。　舟子搖搖拜族行。　戰血不留紅袖赤。　香魂自愛翠波清。
夜臺琴瑟應無淚　人世縗麻孰有情。　黎氏有臣臣有妾。　幾經桑海尚傳名。

〔註〕香消　唐詩。自埋劍履歌絕。紅袖香消二十年　瑜珈僧　應赴僧也。(禪宗記)。禪僧衣褐。講僧衣紅。瑜珈僧衣葱白。

◉來稿

▲河堤對策

丙午科舉人安決社黃叔會撰

是篇乃黃孝廉於三年前起草。近接得寄稿。姑登諸報。以見科場對策之文。亦是有功於經濟之學。勿以其虛文而略之也。　本誌近又接得休堤論一篇。惜未能一齊登錄。姑俟來期。

治河之策。不外疏築二者。歷代治河。或疏或築。或得或失。可歷陳歟。我國北圻珥河。與中圻藍馬南圻龍江。同一巨浸也。水害何以獨烈。築堤修堤。始於何代。可究其因歟。近來堤政。國家加心防護。而終不免潰決之虞。天數之使然歟。人事之致然歟。現下河堤四潰。水害最劇。休堤築堤。說者不一。當如何折衷。茲欲水國安瀾。平成永賴。願聞經濟之學。

且自地球凝結以來。凸凹形成。水氣磅礴。江河之現象乃出。水性就下。由地中行。山麓其發源處。大海其歸宿處。而水之觸地成川者。通塞無常。推移靡定。使有所歸。則順流而赴壑。使無所歸。則潰決而橫奔。勢之自然也。水警堯憂。江壅禹跡。治河一策。遂爲古今利害之最關切。程功之最艱大也。古來治河。要不外於疏與築。築以防水。疏以順水。若築而不疏。水害烏乎已。按歷代之治河也。夏禹隨刊以後。歷夏迄商。河圯遷都。治河之命。經典無聞。蓋移民以避。而不與河爭地也。周定王時。梁山崩。而河南徙。兖豫之間。遭其害。當時諸侯築堤自利。卽曲防明禁於葵丘。鄰壑見非於孟子。可知也。逮漢。與河堤屢決。屢築屢潰。武帝辰浚河北二渠。而梁楚之間無水害。繼此河決于舘陶。決于平原。而賈讓有三策。其上策也。徙冀民以避河決。黎陽以入海。而不與河爭尺寸之地。多穿漕渠。分殺水勢。敗地可以救。此中策也。完繕故堤。增卑治薄。勞費無已期。此下策也。東漢明帝辰。修汴梁隄。至乘海

口。河入于乘、偶合禹跡、故自漢迄唐無水災、宋太祖太尊辰。河患尤甚。或遙隄以防其衝。或發卒以禦其決。熙寧以後、有議閉河北流、導河東流。以保中國之險、文彥博呂大防等善其言。有議人力難爭。當導使北。以復禹跡之舊、胡尊愈范純仁等上其議。元則挽河北去。以復故道。而疏與築並行。明則相其地勢、治河及淮、而疏與塞並舉、此北國歷代之治河。利害若無關於秦越、而考究可以證之古今也、我　國家炎郊啓宇、桂海澄波、萬古此江山也。北圻珥河、猶中圻之有藍江、馬江。南圻之有九龍江也、中圻地窄、藍馬二江、發源山伱近海者、可無泛氾之虞、龍江發源最長、受水亦巨、與珥河均稱濁河、而左岸經上中下牢。依我國西界一帶山伱、至南圻地轄千里平原、水流漸緩、有前後江以分流、有甘顏湖以蓄洩、河又無堤可決矣、右岸一帶為暹國界、列國志曰、湄公河決、民居架屋、晚秋下稼、水稻隨波、見龍江水潰。勢偏注于暹羅。所以六省平原之地、無自古眞臘之水也、惟珥河發源于西藏雪山之南。經北國雲南、入我國界、過綏州萊州及上游諸省、吸清沱瀘底四永之流、受宣與山太高原之水、合注于白鶴之三岐、下分為兩大支、一經南定流于茶里汛門、一經海防流于太平海口、總計源委八百九十千西尺、流域既長、河潤固可以資上沃容積、既巨。水勢亦可以潰全堤。理勢必至也、自雄貉都峯、歷數千年。治河一策。信史無文、而隨潮墾貉海濱之接近、可知文身避蛟。河水之沮洳可驗。于是而築堙之政策起矣。昇龍李都羅城二面。城東一角。依河為險。河水不無泛入。因築隄以護之。卽史書曰築愛慕隄以護皇城、此隄之原因也。至陳築鼎耳隄。上自源頭。下至海岸。蓋有魚乎之嘆。因為鴟尾之嘲。亦古人之弗獲已。此隄之結菓也。然觀未隄之前。國民亦不至於靡子。卽其辰河流之漫過、水亦淺薄。隄亦卑微。未必如今日之崇且廣也。歷代因而修之。至於今七

（來稿）河堤對策

百餘載。黎李以前。河決十次。陳黎以後。水患頻仍。築而潰。潰而築。古已然矣。奉我 朝高皇大定之後。留心民瘼。釐整河隄。隄基隄面。丈尺有其規。大河小河程式詳其目。河決或警以天災。常慮不容於地轄。見於嘉隆隄案者。無不備且詳。仰 睿聖之規模。波神爲之效順矣。河清紀瑞。日久承平。奉行者視爲故事。至嗣德年間。河警屢告。下民其咨。興安一省。夜澤成林。文江十二年之害尤烈。近來 國家考究成規。加心防護。加高隄面。增廣隄基。公需不靳其費。冬起隄功。夏防隄壞。陸路專董其權。以人成天。而爲斯民計者亦至矣。乃八九年間。北轄南城。山京海邸。駸駸乎無堤不潰。無年不水矣。諉之天數。人事無關。萬不敢以獻諛也。夫天有或然之數。人有必然之理。人定勝天。古人有成說矣。盍觀夫水氣上升。蒸而成雨。雨滴下地。流而爲河。北圻雨候。在六七月間。某[illegible]汛。雨降不多。即江心不至於暴漲。某旬雨數各有常度。即河水不至於驟升。河如帶堤如山者。固天然之幸福也。一伏雨之愆常。歷旬辰而暴至。千山比屋。萬水建瓴。空際之龍髭滴地。江間之鯨浪吞天。雖智者不可以爭造化。所謂極備凶者。天數也。達乎天人之理者。要在裁成其道。輔相其宜而已。若謂全不相關。昔堯舜亦不必咨俾乂矣。竊思堤之設也。未爲計之得也。無論堤政局中。認眞寔辨。隄猶可望其堅牢。承行出於汙吏。籍公役以侵漁。雇券出於募夫。行苞苴爲塞責。鄉村耆里。潦草竣功。困乏之民丁。塡塗了事。鼠穴難盡塞。蟻孔可潰堤矣。即以堤論之。自然之勢。不可力爭。塞而不通。何以使水之由其道。有限人工。無窮巨浪。蓄而不洩。何以使水之順其行。河源如此其甚遠。濫觴亦可釀滔天之勢。承以三辰之伏雨。萬浪雷奔。千濤電掣。有所觸則衝激而橫奔。雖臨辰搶護。鼙鼓弗勝。而壓力重者鉄石且爲之崩摧。何況渠杠之與板銛。河水如此其甚大。經流亦不可容刋地之濤。受以

兩岸之長陂、河嚙岸崩、水高力重、有其隙即潰決而難禁、雖愕耗星馳、官牌火急、而水勢大者、山陵且爲之搖撼。何況竹木之與泥沙、觀此則堤之固也、寔不能必其難必、而堤之潰也、遂付之幸與不幸、聖祖仁皇帝所謂古人失策在爭河、豈非人事之未善乎。

今年(即前二年)河決幾遍全圻、河東一省爲害最烈、受水零二月、溺死以千人、殺稼傷禾、田汙爲澤、漂蕩破屋、廬停爲淵、其餘坐困忍饑、蒸滋成癘、分崩離析、中野哀鳴、慘狀殆不可言。求民隱者、豈可以若是恝、前此者國家措注。上憲經綸、欲酌僉言、以籌公益、休隄築隄之舉、或形諸公牘移咨、或見諸策論發問、說者紛然、各持一是、大抵執常理之經者、以築爲危幾、守現成之見者、以休爲險象。國家每以爲至大至艱之事、積重難反、輕試寔危、故逡巡至於今、而不敢舉千年來已成之迹、使一旦歸何有之鄉、即如嗣德年間、北圻大使阮登階拔堤疏之不果行、皆所以重民事也。茲請以北圻之地勢、珥河之現象、與應休應築利害、分數言之、北圻視三圻爲最廣。林麓七分、平原三分、上遊本無堤決、而一辰暴雨、萬壑爭奔、平地水深盈尺許、旬時水落、必從石澗山溪、以灌諸河、而雲南鉄路之開山、檢林租界之斫木、凡所以引水入河者、其說亦不必以絮煩、珥河較諸河爲最大、萬里刮沙、四時濁水、古來已號紅河、而到海遇潮、凝沙又積、汛口培爲三角形、日久塞堙、必成土埠沙洲、以狹其道、即錢海之民居已廣、金山之縣轄已成、凡所以礙河入海者、其他又不可以枚舉、地形廣則到海之日遠且遲、下流壅則入海之門狹且淺、水來急而去緩、蓄巨而洩微、閉門留寇、理不待辨而自明矣。河之湍激而推移也、圮於東必培於西、嚙於彼必移於此、久之而故道漸移、河遂灣而不直、河之渾濁而凝積也、沙以孚而爲田、洲以培而成邑、久之而江心日淺、河遂漲而愈高、于此而以一堤捍之、當

（來稿）河堤對策

此萬頃之汪洋。不啻一條之鮮蔑。含沙障海、樹壁塡洋、其勢不可恃矣。今年加高若干尺。明年加高若干尺、隄日高而河日淺。水日漲而勢日危。十六省之人民畜產。咸托命於蜃樓之下。倖僥者寧不嘆於其魚。此處築遙隄若干丈。彼處築女隄若干丈、避河而河愈曲、爭水而水愈力。億萬家之盧舍田禾。舉乞靈於龍龕之旁、危岌者豈能期其有豸、言乎利害。隄之築、不可必其無潰也。而被潦者一年。全收者他日受害者一處。大熟者全圻。此言築之利也。隄之休、非不順乎水性也。而河流漫過。夏田浸霪水積經旬。秋田晚稼、此言休之害也。然天下無全利。亦無全害。看得利害分數何如耳、築隄之利。固如上所言矣。然今年潦未必明年之不潦。此轄豐未可償他轄之不豐。即如三年來水害二次。浸及全圻。而利害乘除。恐不足以相値、況遞年修築。經費不貲。供役執功。生涯有損。經潰決而合龍。公需又不只巨萬計。觀此則築之害大。而其利難必、休堤之害、固如上所陳矣。然初伏水升。夏麥之存者少。河漫水淺。秋田之積無多。非如今河東水積二月、久無消殺。而高低原濕、概不可以預籌。況田上沙培。農夫有慶。暘常水涸、旱魃無權。事新畬而叱犢、薄田又可以詠千箱。觀此則休之害少。而其利寔多。不寧惟是。築堤則其危不測。秧禾浸沒。粟子無儲。舟筏怱忙。危幾易坫。高宜麥而下宜稻。又安保百室之盈寧。休堤則先具可備。舟棚早預。人不陸沉、貿易相安。家無坐困。就其淺亦就其深。寧復慮九年之昏墊。應休應築之利害、可燭炤而數計矣。又按歷代歐亞諸經濟家治河之法也。清人經蓮珊河工有害之議略曰、當水之衝激巨浪洪濤有河以阻遏之。水不得橫行。以保我田疇。利孰大焉。而不知利之大者害之深也。試詳言之。水性就下。夫人而知。不事宣洩專務河工。不能清本源通尾閭。而只于衆水之腹。橫加堵截。又何殊惡兒啼而塞其口哉。況河之需工。勢難挖諸河中。

則取土於附近田地。堤上之土、又圯入河。又掘田以修之。年復一年。堤身既高。河水亦高。河水愈高、隄內愈低。加之河水渾濁。沙泥淤塞。必至河變爲田。田變爲河。河水將兟兟而下注矣。名爲築堤。其寔塡河也。隄之築。必資民力。少壯胼胝。老弱枵腹。官吏隨役。一不遂欲。責其丈尺不符。鞭撲加之。縲絏及之。雖國家需款雇役。有儲而民之得不償失。咸以爲民之困于水者十之三。困于堤者十之七。此築彼潰。終不聊生。名爲利民。其寔殃民也。美人李佳白之言曰。河之決口。其故有二。一由水盛。一由淤塞。無論何國之河。當制其水勢之盛。而去其淤。方爲妙法。首在理河源。於近源處。遞修層壩。以節其流。次在開海口。挖底令深。海口左右。用石作壩。直入海中。以速其勢。亞美利加之北。有大河名聖桑羅。流長水急。其間幸有三大湖。水流略爲停積。沙石下凝湖底。故河水清而直注于海。埃及之尼勒河。昔日爲患。甚於聖桑羅。約瑟爲政。倣其法。掘一大湖。名美利湖。歷數十年。河不爲患。南美之亞馬孫河。北美之米西河。治法。夾河築隄。使河身寬窄相均。水流徐疾相均。海口修壩。溯流築隄。沿隄植木。至今屹然無恙。蓋隄近水深。溜急力大。帶沙下行。而無淤塞也。海口修壩。使河流直。則海口深而無培壅也。多植樹木以吸水氣。而衛隄基也。荷蘭治水之法。岸設大風車。逐水歸海。築堤之處。開路達水。以備宣洩。而資灌溉。土耳其開多腦河海口。未開以前。水深七尺。開後水深二十七尺。荷蘭馬河。塹不通海。鑿通之後。深至二十七尺。德國之河。俄國之河。均由六七尺。開後深至一十二二十六七尺不等。義大利之治官河。英吉利之治恒河。大致不出此。或鑿旁池。以停泥沙。或用堰閘。以資蓄洩。或開支河以分水勢。或導溝渠以殺河流。隨時通變。因地制宜。而不專恃乎堤也。又若北人李

（來稿）河堤對策　

公義鉄龍爪之製。用以陶沙黃懷信濬川笆之機用以去寒、明宋濂之濬淮濟分南北徐有貞之治水閘疏水渠。其法不一而足。皆確有成效也。總而言之。滌河源。浚海口。洩積潦。導歸墟。則疏與築並行而不相悖也。我　國自有隄以來。言築而不言疏者。七百年于茲矣。卒之十日之築。不敵一日之潰。一朝之潰。足費經年之築。勞費何可紀極哉。況我北圻。因河之流域。沙培海面。愈日愈廣。則河之經流愈日愈長。水不快駛。泛濫爲災。將千百年後。愈日而愈烈矣。或謂沿隄兩岸。疏數隨宜、段設甕口。有機關以資啓閉。視張落以爲便宜。如河水盛漲。則開之以納田間。河水微殺。則閉之以防積潦庶不致水高隄潰之患。此法我國方亭認齋諸先生曾論之矣。攷之古今。即閘堰宣洩之法也。然設甕而田間水道。溝渠不通。則所入之水。何所挹注。非所謂順路通渠。順渠通溝。順溝通河之法也。又以尋常汽機水筒測之。一點鐘可積水五百立方西尺。浸假旬日。河水未殺。數百十之甕門齊發。千萬頃之河水注斯。雖不至如隄潰之暴。而田間積潦。禾稼淹沒。其害不幾與隄決等乎。故設甕而不濬川亦不可也。由上觀之。治河之法。滌源節流之外無奇。能濬川導海之餘無上策。不一勞不久逸。不暫費不永寧。此亦泰西博物家所不能易也。而國家之爲生民計者。不可不亟講也。茲願主休堤之議。倣黎朝治河使。設隄政局。擇幹充辨。嚴條董功。職責既重。考究專門。水落則巡視原濕。排决隨宜。水升則轉撥機權。搶護盡法。確有成效者。仍使久用。則治河之法。致其精。想必愈於此疆彼界。苟免營私之府縣矣。物料既儲。先具有備。輪船汽機。取携便用。執功應役。手足素嫺。屬有口糧者。又得胥安。則治河之用利其器。想必勝於敗鍤殘箕。杖梨裹飯之窮氓矣。現成之隄。不必拔也。遞年水落。

挖河取土。厚附堤內層級斜欹。愈廣愈善仍交所在炤分管認使植桑麻油子之類樹藝隨宜獲利亦厚。而隄身可無壁立之患。詎不勝於築堤塡河乎。既築之堤。不必加也。堤外臨水若無沙洲。水深潮齧、砌石竹培愈日愈大、仍交堤局按式施行。多植竹木耐水之類吸水鎭波。堤塞亦固、而臨時又有治堤之料豈不便於竹木擾民乎、兼有格致博物家算學圖繪法。以水平測之、觀水之極點處、總計江心堤面廣狹高低水之體積若干立方尺、觀水之所及處、通計全圻田數。原濕乘除。每畝受水若干平方尺。繪圖推算杯水覆盤之理、可明而設壩築閘之法始可行矣。要且窮原竟委、相其勢、審其宜。而塞者疏之、曲者直之、海門開導、或費人功、則破石之地雷陶河之機器可用也。以渠束水。以水刮河。凡歷代治河之規者、又可遵其成式。淺者深之。狹者廣之。堤外民居、或難移徙、而曲防之小貝。遡上新孕之沙洲、可去也、田間溝渠。支江分派、凡大河可殺之勢者、又隨在以敘功。其籌款也、遞年築堤。出有常款、今以築隄之費爲濟川之舉、事以預而立、功以漸而成、其需費想略相值也。其省民也。方河水衝激之時。臨時搶護、將千萬人而不足。平日預防。則數百人而有餘矣。貧民無業、應募局中、則從前雇功之銀費、既可藉此以贍其身。耕商業戶、免供隄役、則舊例十日之力征、亦可免。此以安其業、如此則治河善策、大略無遺、而河流順軌、水國可以安瀾。隄決無虞。平成可以永賴。若夫裁度事宜、處置精熟、持以毅力、出以精心、已在　朝廷之措注、政府之籌惟、豈待書生測海之談、望洋之見哉。

◉短篇小說　宦海波濤

〔章民著〕

乂安省城摩托車站之旁。有旅館焉。南北往來附搭摩托車而行者之所駐宿也。一日薄暮。有客自火車站乘人力車而至。纔抵館。即入客房。解衣而臥。狀似甚憊者。有頃。一人繼至。占其鄰房而下榻焉。其人衣服不甚整雅。而身材高大。鬚髮如戟。居然一偉丈夫也。坐定。即大聲呼酒。旋引壺自酌。旅館列房相連。隔以壁。壁之上半。故有疎櫺可視。互見也。偉丈夫初而岸然。繼而頹然。淺斟低唱。若不知鄰房之有客者。客蜷伏竊視。心頗異之。繼有短衣烏帽者。排闥而入。蓋即摩托車之司機人也。向偉丈夫作揖畢。問曰。官將南遊乎。曰然。曰何之。曰將入都。曰某自執車役以來。凡五見官於此。官可謂老於行矣。偉丈夫曰。行路之難。余非不憚之。余不得已也。司機人默然。有間乃曰。官明日行乎。曰然。偉丈夫復向其耳語久之。司機人唯唯而出。偉丈夫傾樽飲如初。

客。好事者也。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常好為徹底觀察。以覘社會上之隱情。是時見偉丈夫吐論。及與司機人交際之狀。心中乃大喜。以為此足以供彼考究之材料也。於是故作欬聲。起立披衣。推門而過。與偉丈夫施禮。丈夫起答禮。揖之坐。客曰。先生臨此多辰。僕不能即起陪坐。疎慢殊甚。偉丈夫曰。吾儕均是行道人。何必乃爾。客曰。先生為僕洗盞更酌可乎。笑曰。可。客乃呼酒與共酌。偉丈夫曰。君殆搭摩托車將南行者乎。客曰。然。請問先生。偉丈夫曰。吾亦作京師遊耳。客曰。乂安至東河一條路。自有摩托車以來。不過一日可達。行客往來。極為便利。但嫌其價太昂。不能人人而濟之耳。將來中北鐵路聯串。此時交通之便。更為何如。偉丈夫擎杯飲。且言曰。余憶少時曾隨家先君來京。步行凡

十五日。經藍江、瀘江、橫山、巒緣跋踄。殊太勞苦。及長官遊南中。每來往必由海道。從吾鄉搭火車往河內。達海防。乘火船抵廣南之沱瀼。復乘小火船至京。歸途則反之。吾之不由此陸程者逾二十年矣。數年來頗事奔走。其往者不計。即近兩月來往返於此路者凡三次。藉非有摩托車之力。而能如是乎。客避席曰。審如是。先生殆冠袍中人耶。偉丈夫握客手使之坐。笑曰。君諒非俗物。胡乃以俗遇我。且吾今猶山陰之鶴。橫絕四海。而日夕復返乎山邱也。余生今四十七歲。浮沉於宦海者凡數十寒暑。終無所成就。今其巍然在者。獨弱冠時所得之舉人頭銜耳。且余今亦倦遊矣。而故園蕪沒。無家可歸。吾所以僕僕於行也。君乎。世人每喜言歸隱之樂。以余視之。殊非易易。乃知唐人白是不歸歸便得之言。亦有不盡然耳。客曰。先生此來。亦有目的物乎。偉丈夫曰。京中某公欲延余舘其家。教其公子讀漢文。余忖今日士大夫家。羣趨西學。若渴而赴飲。漢文之生命。殆將屬廣邊糸。某公獨不然者。彼其別有見乎。然余東西南北人也。強余坐臯比。執教鞭。殊亦不願。但余爲朝夕計。是以一往。言未畢。請客出時計示之。短針七。長針十二。偉丈夫匆匆起立曰。幾誤我矣。遂向客作別。客曰。先生盍盡此杯。且先生非終住此間。明早與僕同車乎。偉丈夫揮手長謝曰。余且行矣。竟去

客獨坐無賴。心中彷徨。如有所失。思此人既云南行。胡不在此搭車。況天色已黑。彼去將安之。蹤跡離奇。誠難索解。且客諸無所戀惜。獨以小說家之資格。邂逅此人。如披一有趣有韻之歷史。竟不能卒讀。而向之所欲取爲考究之材料者。而今竟如雲往水流。不可捉住。客誠好事者。安得不引爲深憾者耶。

（小說）宦海波濤

暹明客與他客數人買車票登車將行。客顧謂司機人曰。盍少待某先生。彼曾言搭往順京。或且來此。盍少待。司機人不答。開輪直駛。

行約達二吉羅米。車忽停。車中人均莫解所以。則見有人挾一紅包布。自村間望車駿奔而往。若恐遲弗及者。將至。司機人下車扶之同上。乃昨晚旅館中與客絮談之偉丈夫也。客大喜。讓坐與之。而坐其旁。詢夜間狀。且道已惜別意。偉丈夫微笑稱謝。車復遄行。是日春雨廉纖。輕塵不揚。路旁風景洵足娛目。惟車行太疾。激氣生風。兩眼殆不能耐。偉丈夫取眼鏡自帶。鏡乃老人鏡式。缺其一架。以繩繫之。偉丈夫目客曰。諸君今日。一切服用。皆文明品。吾儕眞老腐。者觀此鏡。可知也。客聞言頗愧。偉丈夫續言曰。余少時喜於暗中讀書。以故眼力早衰。此鏡三十五歲蒞某府時所購。今十二年矣。客曰。先生眞不忘故劍者。又曰。疇昔之夜。得陪話於先生。知先生閱歷甚深。世間甘苦之味。備嘗之矣。僕誠無任欽仰。方欲有所請教。匆忙而別。私懷悒悒。今幸再瞻眉宇。先生肯以其平生所經歷。爲僕縷述。以慰此長路無聊之況。則何樂如之。偉丈夫曰。君何人。欲爲余作傳耶。客曰。僕何敢。偉丈夫但吃吃作笑。客固哀之。偉丈夫乃徐捋其髯。口咄咄作不得已狀。謂客曰。少時影事。無足瀆君聽。斷自余出身後可耳。客曰。唯唯。

偉丈夫曰。余自試中舉人後。兩赴南宮。不第。以預有分數。補某部行走。時余年二十五。尚不知做官。爲何事。但見儕輩凡舉人經數會者。多單乞從政。余亦隨人云云耳。是時官俸尙薄。余每月只得錢數十貫。用常不給。余初以爲行走云者。最繁劇之職。不啻行且走也。故每日早晚。余必入部司執事惟謹。部郎員甚善遇余。常委余屬草公牘。及向部堂官呈草。謂之候字。久之。余見同部及他部各行

走、常在家相過從、打聚三牌以爲歡樂、多有不屬草不候字如余者、余心羨之、聚三牌者、余生平酷嗜之物也、及是則暇流連、欲博幾乎無日無之。從此部司之庭、鮮有余足跡、如是者有年。余家故有薄產、以是故十傾其一二、而余亦陞爲其部主事矣。嗟乎、使余三十歲以後宦路常亨如此數年者、余今日豈至此哉

在部凡四年、得補某省某縣知縣之缺、吏部以名商者凡四座、獨覆依余名得座、文覆依日余大喜過望、蓋是時余二十九歲、府縣行中未有如余之齒未也。余知有做官之榮者、蓋自此始。余亦深自策勵、以爲平日所讀循吏傳中如某某者、今何不多覯。我試自爲之。到縣數月、百廢具舉、頗爲上司所重。會有良教爭田案發、余判田歸良、某疑余袒良、以事訴余省官、不能爭、余遂去職、改爲他省某縣知縣。某省瘴癘地、遷謫者之所居也。雖然余未嘗改初志、常務爲寬簡、赴民之急、省座緊務、如收稅撥搜諸事、亦無不咄嗟立辦。公使官以是愛重余、使座判事。某最黠、他縣員無不慴伏、余素負氣。又得公使官信用、遂傲不爲禮、歲時慶賀、人爭湊其門、余獨以紅名帖往。某以是怨余、言於省按察使、謂余在公使前數言按察使短。按察使信之、啣余甚深、思有以中之、而余適丁父艱、請終制。

客曰、此世所謂不幸中之幸也、先生殆以爲然乎。偉丈夫顰蹙曰、君言過矣、窮達有命、奈何、幸親之死。又曰、余家居數年、常自思、已以方枘而投當世、必無可入之道、不若知難而退、以六品官終老可也。惟余自宦遊以來、因數與朋儕讌會、遂罹賭癖、居恆寡歡、輒呼盧喝雉、爲排悶計、不意從此家計大落。君乎、余寔告君、此爲余一生之大誤也。室人稍稍交謫、余乃大窘、服闋既數月、余遂來京候補。凡七閱月、始得補某部司務。余初以下領、故欲稱病不就職、儕輩勸之、余亦自思離家七月、來擲資

（小說）　官海波濤

斧百數十元。始得一職。今棄之。長安米貴。居大不易。遂勉就之。時余已兩治縣。經歷吏事多。故頗以敏練稱。大爲部堂所知。不週年。陞主事。復出爲知縣。蓋猶是重演五年前劇也。

余此回之蒞縣也。適遇前所謂愛重予之公使。乍從法國再來爲其省公使。遇余逾厚于昔。居數月。同省某府知府缺。公使官會同省官。以余名舉于朝。余遂爲某府知府。……話至此。車中有一同行西官。在頭等車位。回顧以法語問客。客亦以法語答之。偉丈夫曰。彼西官何言者。客曰。彼謂旅行惟談話最樂。恨獨行無與共叙者。并問吾儕娓娓而談者何事。僕答以說閒話遣悶耳。偉丈夫曰。予聞之。適似鴨聞雷一般。憶予登科後。或有勸以學法文者。予終不肯。此時殆有厭薄意。今回思之。始知其誤。則已晚矣。夫兩族之人。共處一土。其利害關係。豈淺鮮哉。而言語不通。則隔膜相視。疑忌之端。由此而起。至於官場中人。若能曉大法字話。則臨事自易。予蒞府時。一日有西官入府堂。與予說話。予瞠目莫知所答。彼乃以手作勢。指天畫地者久之。吏目以下。亦無能辦之者。西官聲色俱厲。恨恨而去。余大恐。徑造使座詢之。乃兵官因公出過府。飭撥民夫擡件也。余急回蒞。則已無及。兵官遂以抗令訟余。余以官行不帶通譯爲言。固爭之。公使官遂直余。乃得免。余以得公使官倚用。故凡平日與余稍有睚眦者。多欲中傷以爲快。故予亦恪守官常。盡心民事。不敢稍涉私曲。令人抵我之隙。惟故態未除。每禮拜或公暇日。輒就省候聚三牌君乎。官場中之聚三牌君。亦知之乎。凡官卑者。輸常多而贏常少。予每月所得俸六十元。除供飲及博輸外。其到手者不過十數元。而家中食指多。加以迎送饋遺。費常不給。計惟有債而已。

客曰。先生至今猶有博癖乎。偉丈夫曰。無錢者何以爲博也。雖然使予有錢。予亦不博。蓋予曾設誓。今後永不復墜此刼矣。……話至此。天午矣。車停。行人皆下。入旅館用餐。客乃出所攜食物。獨與丈夫在車上共膳。膳畢。車復行。話如初。

偉丈夫曰。予在府凡五年。已陞堂銜。仍領其省按察使某公將以年例休致。論者皆謂予必尤是缺。無疑。客曰。以知府陞爲本省按察。此亦慣見之例耳。偉丈夫曰。而孰知其有不然者。辰値公使官以事歸國。予內不自安。托京中親友。爲請調往他處。未果。會歲儀。轄下刼發屢次。官勒限使予捕戢。凡六閱月。終莫能得其要犯。遂被撤究。最後蒙問以降四級。離於是予之頭銜。乃反爲從六品也。而年四十矣。

予得降後。卽遣家人先歸。獨留滯省城者數月。爲諸債主所纏擾。不得去。省憲某公憫予窮。力爲調停之。乃召集諸債主。問債數。計共五千餘元。公大驚。目予。予但俯首不答。長請公爲炤料而已。公乃以善辭開說。使予向各債主立展文。客急問曰。此債今先生已悉還之乎。偉丈夫曰。君使予以何物還彼也。且予若能還五千餘元之債。何遂自苦至此。……債患既舒。予可以歸矣。仍念歸家殊太落寞。頗予素習醫卜星相諸技。意欲棄家遍遊南圻諸省。從此爲世外人。烟波浩蕩。以終吾生。將行。商諸某友。友固止之。勸予回京師。徐圖奮翼溷池。予因思前輩諸公。多有數經鎩羽。終能致身青雲。我纔一噎。奈何廢食。乃從友人言。以書抵予家。囑妻子宜勤動自給。予不復歸也。遂至京。旅京者一年。洛下風塵。一身流浪。黑裘已敝。絺袍誰贈。是時予旅京之苦況。君可揣而知之。無暇細述。方愁病中。忽得家兒書。折讀之餘。予心腸如割。面壁而泣。不能作聲。書蓋山妻詁音也。書中幷謂因地方荒歉。家用匱乏。襄事彼已潦草辨完。請予方病勿歸。亦勿過哀毀。客曰。令哲嗣今執何業。偉丈夫曰。家兒頗通漢學。諳曉國語。惟不學法文。故長爲鄉師耳。彼已有妻兒。但亦貧窶。所得只足自給。君乎。予父子殆不能相顧也。……丈夫言次。面有戚容。又續前話曰。予此時歸心焦急。奈病不能行。兼以路費至數十元。無從討辨。遂終日盤桓旅舍。每一念及身世。悲從中來。則吟詠自遣。某公者。予年友也。常過

(小說) 宦海波濤

訪予寓。詢其狀而哀之。乃爲予百計營求、久之、得某縣訓導、予屢經憂患、至是已無復有進取意。特藉此冷宦爲升斗計、於予爲最宜、乃扶病而往。

我國十年以來、爲新學舊學相爭之時代、試式屢變。教法多岐、學者或厭而歸耕、或相率專學法字。教訓之官、類多倚席不講、在在皆然。君所知也、予到職極力鼓勵、轄下士子、頗來求學。常日聽講、得四五十人。每期行文。得六七十卷。每月望日大攷。卷數增加。同城縣員亦好文、屆評文期必來講堂。與予評隲獎賞。士望大洽。自春徂秋。闔境誦聲不絕、予方以樂育英才自任。病亦頓失。思從此脫身政海。專趨教界。可以無憂矣。嗣因風潦大至、民情拮据、學務中怠、適本省公使官巡視各學場。諸教訓員皆注意先爲措置、而予以縣員公出故。初未之覺、迨縣員歸、以通飭示予、予惶恐無措、而公使官已至。則講堂中闃無士子。一人獨予衣廣袖衣、鵠立與兒僕輩數人。方俯伏除庭前草而已。几案橫陳。書籍汚濕。多有爲潦水所流蕩。飄泊園外叢竹之間。爲公使官所搜出。而予初弗及知也。予大惶愧。而公使官則不甚呵斥。稍以冷語諷予而已。變出意外。吉凶莫測。予心中憂疑。寢食俱廢月餘。得省飭。以溺職故。問降二級留。予驚魂乃定。其明年。因元旦令節。始行開復。

時家兒適來視予。謂家偶不戒于火。彼夫婦無所歸。乃寄其婦及兒於岳家。而以身往依予。予聞言。但嗟嘆而已。會縣員陞補他缺。予以家情力陳請於省堂。得攝縣務。縣民多賁漏酒。前蒞員禁之弗能。乃肆行捕捉。漏賁者亦暫息。余以謂國家既以賁酒權與領徵人。而徵其稅。則捉漏賁者乃屬領徵人之事。惟捉獲時。則國家代表之行政官。證認之以治其罪而已。府縣者行政之務綦繁。無暇兼及他務。故未嘗巡捕擾民。然亦未嘗不下令禁戢。而每漏酒案發。予輒被嚴譴。予頗自危。顧未有新

補員、無從卸縣印、欲稱病、則又恐并失舊所立脚地、因循數月、適有兩社爭田畔、各率民丁持杖相毆、報至甚急、予一面稟省、一面卽行履勘、至則兩邊臥禍者、不計其數、田上血肉狼藉、有至垂死者、予慮斯事至大、非獨斷可了、况已乃權攝、較當職者有異、乃卽行飛稟、并乞派員會勘、而飭屬吏及旁近社村先行勘編傷跡、輕者上床進食、倏并解回衙、重者另回傷家醫治、稍稍就緒、惟坐待省飭、遲二日省派始至、而重傷者死三人矣、今予回思之、予所對付其手段、非不穩健、惟乞派員會勘一事、寔爲予之失策、而原其初心、則出於自營脫咎也、予遂被撤回、坐是落職、蓋予之罪名爲辨事故遲、誤人生命者也、

得革後、予乃以攝縣時所餘廉俸、許兒使先歸、而予則漫遊南中諸省、去年始歸鄉、居數月、予不欲以身累子婦、乃復辭家去、自是予一身殆如閒雲野鶴、逍遙自得、或在京師、或在河內、或在平治靜乂各省往返中北兩圻者數矣、然皆出其自力以爲活、未嘗一至公卿之門也、有之則今其第一也。次客指司機人曰、此人識先生乎、曰彼爲吾同鄉人、其父昔嘗隨予之官者也、客曰古人有數奇不偶者、先生殆其儔耶、偉丈夫曰、數奇誠有之、然亦吾所自取耳、仕者行其志也、故欲出而仕宜先立志、志旣立、然後竭心力屛嗜欲以赴之、可則行、不可則止、如是則行止在我、進退裕如、無入而不自得矣、余非頑鈍無恥者、但以失身於賭、不得不俯仰隨人、耗精悴神、卒受大玷、余之過也、又何怨焉、客聞之嘆惋不置……時日已暮、車駐廣平、偉丈夫與客同入旅館、呼酒飮相得如平生歡、有頃偉丈夫向客殷勤道別、謂將入城訪其故人、客固留之不可、送之出門、偉丈夫復向司機人語良久遂去、客宿館中、凌晨獨搭車往東河、　偉丈夫何人、客不欲道其名、故隱之、客何人、余也、余何人、小說家也、

◎辰談

■世界之部

歐戰之部

△德軍退走之狼狽 — 最近自八月十七日起至廿四日西境戰情發展。愈速協約軍乘勝而前。勢如破竹日獲俘虜輒以千計名城要鎭前經年累月始克攻陷者。今竟一鼓而下之德軍三月間攻勢所得之效果至是乃喪失殆盡。而德軍陣線中心點之巴卜末城。即一七一六年雙方鏖戰以爭者。今亦在協約軍掌握中矣。德軍現由瓦斯河全陣線向安克河退走。其力拒協約軍者厥爲殿軍是以巴黎至亞米安之鐵路已無敵蹤照常開駛、而巴黎與開雷之鐵路交通亦完全恢復協約軍於此更有迴旋之餘地其利於將來軍事上之佈置自無待言。德軍爲勢所逼方委棄凡塞勒河與愛恩河之陣地退守太太路高原。蓋欲於季冬之前據守險地俾可縮短陣線節省兵力也德軍之不欲復取攻勢並承認其失敗觀此則知　第法軍側面猛擊已破拉細尼陣線。漸近愛萊特河。吾知其進叩太太路之門。其期殆不遠矣。據戰地消息英軍俘獲奧國砲兵、而法軍亦於愛恩河陣地生擒奧甸敗兵。足證德國已乞助於奧國。顧奧軍戰力作弱無足重視今來援西境既無大稗益於德軍。且意境兵單徒予意軍以進攻之機會耳。又據東境戰事之捷報。則於八月二十三日意公報云。意軍佔據白倫太河流域伐爾太與桑土斯台法尼二村。又同日法公報云。塞維亞陣線。砲戰更爲劇烈。阿爾巴尼亞之敵軍。今復活動。其偵察隊近在數處爲法軍擊散

△西歐聯軍攻勢之第三幕

——在已往之一星期內西歐聯軍捷報頻傳聯軍統帥福煦上將利用鐵道線在廣闊之陣線上分擊敵軍陣地其用兵之神奇進攻之得勢不特為此次大戰中所未有抑亦為自有歷史以來所未覩當德軍之調集後備兵。以備阻止聯軍之進攻也。聯軍已乘時鞏固所得之地。故損失甚微且能留其後備兵以為援應同時復在陣線他段為大規模之進攻。此種手腕巧妙絕倫。吾人固可預測將來聯軍進攻之起點即德軍亦熟知之惟德軍殊無充分之兵力。扼守全陣線。故其結果必於數地點讓步殆可斷言聯軍所採取之戰略於將來戰事極為有利蓋此種包圍行動。德軍之犧牲必鉅。凡崇拜德國武力者可以憬然悟及聯軍將領一旦採此戰略其運用殊不弱也

聯軍此次之攻勢。亦將有所限制乎。自軍事學理上討論之使德軍而不能覓得一種富有彈力性之迴旋地則聯軍之攻勢絕無何等之限制目前聯軍陸續所取之攻勢。愈形猛烈回溯攻勢第一幕之開始。起於七月十八日在廣四十啓羅邁當之陣線上進攻自方台拿瓦起至貝里元止其結果聯軍將陣線前移自蘇瓦松蜿蜒而達萊姆。攻勢之第二幕。聯軍在廣三十五啓羅邁當之陣線進攻自亞爾貝起至摩呂爾止其結果聯軍乃進據閩斯至蘇瓦松之陣線今聯軍之攻勢已入第三幕矣。其結果則上述兩處陣線之戰事。或將倍形劇烈當德軍猛攻時福煦統帥。竭力保守其後備兵迨聯軍反攻開始福煦統帥更設法節省之保存其充分之戰鬬力。故目前聯軍所有之兵力。寔為一種完全之生力軍。英軍於德軍第一次進攻時。即保其寔力。未出應敵福煦統帥擁此貔貅之衆其價值殊未可限量至美軍則源源運法。後援不竭美人為榮譽而戰其勇殊不可當也

聯軍之兵力蒸蒸日上既如上述而德軍則深入陷阱兵力已窮死亡枕藉補充之困難已無可掩飾最近曾解散六師團以為補充缺額之計且每隊之兵力。有減至四營或三營者。聯軍所搜獲之德軍軍令其中有云『吾人深願補充勢力薄弱之師團。然為不可能之事』德俘聲稱德軍唯一之怨望。厥為休息時間之缺乏。德軍有某師團曾經劇戰於八月十日調往陣後未及補充遂於同月二十一日復開赴前敵德國報紙對於戰事前途深抱不安柯洛業日報最近刊有一文。絕堪注意。其結尾云『比利時及亞撒羅連已不成問題今所當討論者厥為德國之存亡問題而已』德軍蹶蹶之景象將令前敵軍隊勢成瓦解而不可救藥。意賢那之故事將重演於今日。（按拿破崙曾大敗普軍於意賢那）且其潰敗之程度當百倍於昔。蓋公理必戰勝強權此乃事理之當然也

▲日將論德軍失敗之由來。—日本掘內中將。於歐戰進行。屢發議論。言皆中肯。名噪一時。茲向某報記者發表其關於最近戰況之談片曰。前德國之獲勝也。原因何在。世人輒研究之。視為有趣味之問題。今事局變遷。德軍屢敗。世人當然欲知時局驟變之由來 是以考察德軍所以失敗之原因 亦殊重要事也換言之吾人所當慎重考察者。在德軍失敗。是否由於暫時性質之軍略上錯誤歟。抑另有更深遠而更嚴重之原因。如德民對戰態度之改變之類歟。從軍事觀察點言之。此次德軍在西境之行動殊不能不謂為含有疎懈之性質 蓋萊姆砲台不下。而德軍遽深入瑪恩河。是自陷入危境也。此種冒險行動德軍司指揮權者當未必不知之而竟行之以圖僥倖者。蓋為勢所迫。不得不出此。以期避免國內厭戰者之暴動。而保持其對於戰事之注意耳 此次德軍敗績其遠因在此 殆無可疑。而德國兵民厭棄續戰之輿情。今將愈甚。又從可推知矣德國民情趨向 觀於外相庫爾滿之辭職。而可顯見。庫氏何為而辭職乎。則以在聯邦議會宣告徒恃武力不能使戰局終結之故。庫氏此言既出。德人厭戰。不復希望以武力決勝之眞相。遂披露於外庫氏以此為黷武黨所忌不能安於其位 然德國有反對戰局之鉅大暗潮。可於此得一確證矣靜觀大局 德國前途顯呈江河日下之象。蓋戰事之進行欲求勝利端賴國民一心一德之扶助此為萬古不變之公理 今德人既不全體贊助當道之續戰政策。則戰地中之德軍安得有致勝之望哉 德軍日形衰落。而協約軍則士氣不衰戰力愈壯 加以美國大軍到境。訓練精良。精神煥發尤足固協約軍之地位 余知今方退走之德軍。必受重創。若協約軍乘勝而進不予敵軍以稍息殘喘之機會 則德國之傾覆。可指日而待矣

▲乞克斯拉夫民族之歷史。— 在西比利亞方面。乞克(Tchèques)軍佔據海參威。進取尼古爾斯克。俄過激黨因之大挫。今協商系決定共同出兵。以袒助乞克軍。本誌已略叙於前期矣。仍乞克斯拉夫(Tchéco-slovaques)民族之歷史與國籍。讀者多不知之。茲特述其梗概如下。

斯拉夫人於六七世紀辰、散布中歐各處其中以乞克塞爾維亞人固結團體較早故於十四世紀成立乞克自主國、以普拉吉城爲首都。當辰柏爲棲亞莫拉維亞西列玆及布拉金堡皆爲乞克國直七旋又隸據奧大利亞喀林齊克拉衣納及烏郭爾等處至一千三百年、乞克君主維亦拉夫第二宣布爲波蘭王。並於九百七十一年令乞克人由天主教改信耶穌教自日耳曼人佔據王位後乞克(Tchéco-Serbes)人漸失其自主卒併歸於奧大利並結好於俄國、然彼辰俄奧邦交正篤一律禁止馬薩里克之學說於是乞克人又變其方針、極力講求學問、爲將來獨立之預備、據最近之調查。乞克人約有七百萬之譜斯拉夫族分東西南三派、東派散布於北亞細亞即俄國之白露西大露西小露西等族南派爲布爾加里塞爾維亞等族西派即波蘭乞克等族。今之乞克斯拉夫人即指斯拉夫族之西派而言合三派斯拉夫。不下一萬二千六百萬、而西派之斯拉夫人、約有七百萬。大抵散布於莫拉維亞及何牙利該派斯拉夫人、初屬於波蘭。後屬乞克、自十四世紀始歸併於匈牙利、至今潛服奧國虐政之下、無可如何直至歐戰發生奧政府徵調乞克斯拉夫人入伍與俄軍對壘時、該族之在前敵者。始投降俄軍、不欲爲奧國効死不幸俄國發生過激派之大亂。到處皆有德人足跡若乞克斯拉夫人。不另籌善法、難免不仍爲德奧人之奴隸、是故乞克斯拉夫人。乘過激派發給德奧俘虜槍械時彼此結爲一體、順西比利亞大鐵路、紛紛東下、意在此出虎口開往法國助戰、將來即可入籍法國然至今除開往西路者外留於海參威者不過一萬有奇聞依爾庫次克以西、被過激派截留之乞克斯拉夫人、尚有十餘萬、將來聯軍進兵西比利亞時乞克斯拉夫軍願擔任破敵衝鋒之事以爲既可救出多數同胞。又與法境戰敵無異、可見協約各國決定出兵。實以乞克斯拉夫爲主動力也。

(辰談)　世界之部

(辰談) 世界之部

▲日本辰事―據東京通信云日本赴崴軍隊已於烏蘇里著著進行據陸軍省公表每戰皆捷而死傷者亦達三四百人矣。聞過激派所用武器極佳故其勢亦不可侮。此次出兵初意未必接戰。乃日軍在海參崴上陸後翌日即赴前敵現正在烏蘇里與凱湖一帶餔戰日本此次實派兵數較聯合國爲多其主力爲第十二師團(小倉)開戰之後聯軍不敷調遣崴埠總司令部已要求日本增兵。二十四二十七兩日更發動員令令立即出發是當時美國所提議之條件於事實已不相符。以後續行增派必仍爲日軍故現在尚屬聯軍而將來戰功日軍必佔優勝。西比利亞尚克復和平日人勢力之增加可想而知也

出兵滿洲里之宣言中已聲明活用軍事協約故其進行方法與崴埠不同此間據哈爾濱來電云駐滿洲里車站之日本參謀已發出命令凡沿鐵路之建築物梁橋及滿洲里附近一帶之營造物向屬中國軍隊管理者。一律由日軍收佔之。可知滿洲里方面之主權早隨軍事協約而定

寺內內閣成立以來二年於玆其間動搖之說忽起忽滅而此次因內政關係其運命或將告終憲政會運動最力歷訪元老及重要人物。山縣公已有更迭內閣之意。貴族院議員茶話會研究會交友俱樂部土曜會無所屬各派已各派代表一人聯合警告。三浦觀樹將軍(樞密顧問)諷寺內辭職。據其對憲政會之談話云米價風潮起後民心渙散雖寺內自身亦未嘗不知國民黨犬養毅雖以維持現狀爲言而對於寺內之去亦無所惋惜。尚後繼得人國民黨決不反對政友會至今未嘗表明態度。而對於寺內感情漸疎倘西園寺決意出山則政友會當然承受薩派某要人(在外交調查會者)云此次倒閣問題形勢漸迫後繼之事我儕與政友會任之而運動則由憲政會任之後繼內閣最好使西園寺出山。閣員則於現在外交調查會之人物而憲政會之加藤不與也事果如是憲政會何必崛起運動。蓋以該會勢力薄弱。無論何人組織後繼內閣均無利益不過乘此時機以博國民之歡聲耳至寺內內閣運命可以延至何時說者不一有謂在九十月間。決不敢臨四十一會議如欲和平解決必當在開院之前也

●中國辰事

▲第二任大總統之選舉——中國第一任總統之期於本年十一月十日已屆滿限故北京政府近日已組織新國會。選舉新總統繼任。據北京九月初四日電「是日上午。北京參衆兩院開選舉總統會。到議員四百三十六人。徐世昌得四百二十五票當選」自徐氏得當選後即向總統選舉會提出辭職書並發出通電然參衆兩院已退回原函并另用公函勸駕而在外各省督軍亦交電推戴故辭職。層特不過官家應酬上之文牘已耳聞此次徐氏之當權則馮段兩氏決志下野。然徐氏意見則欲遮留馮段於政府以為調和政爭起見不知馮段二氏能降心相從否也至於對南政策。則徐氏現欲以老友資格向岑陸二氏相商要在以息事寧人為目的仍現日尚觀察西南方各省對付自己之態度何如若能表示贊成則調和可必不然則對付之手段不能不貫徹行之者也

▲中國新總統徐世昌之歷史——徐世昌號東海。為前清翰林歷任練兵處提調兵部侍郎軍機大臣。至預備立憲變更官制而後則為民政部尚書開去軍機大臣專理部務旋外補為東三省總督袁世凱回籍而後又內調為郵傳部尚書擢協辦大學士復入軍機旋晉大學士。皇族內閣成立為協理大臣。辛亥革命起後以內閣瓦解而去職載澧解政後與世續同任太保繼而前清亡徐氏避居青島度其優游之歲月者二三年民國三年徐氏出任為國務卿。其辰正袁氏修改約法之辰繼而帝制禍起徐取消極態度僅辭職家居以避之帝制失敗徐又為國務卿。半月而內閣改組徐乃去職袁世凱死徐受遺囑為理喪事旋歸河南又度其優游之歲月者一年自民國五年而後前而黎段暗鬬繼而張勳復辟又繼而馮段暗鬬以至於近日之南北爭徐氏雖在野然對於政局均有若隱若顯之態度辰或往返京津任調人之責於第二次段內閣未出現之日北京政府曾經二次敦請徐氏組閣堅辭乃止近日第二任總統之選舉徐氏得各方面之推戴七十歲老成人今日登臺或能從和平手段以排除

國中各黨之疑俐弭中國內爭之變。此定吾儕局外人所旦夕期許之事也未知徐氏此辰之對付爲何如聞徐氏爲人。曾取溫和的手段與物無忤故對於各方面較爲圓潤。徐之部下人物卽如朱啓鈐錢能訓曹汝霖陸宗輿張國淦張志潭王揖唐吳笈蓀諸人皆中國政幕中之要人今日徐氏出山則此諸人或繼起而担任重要政職亦未可知也

◉國內之部

△北圻新刑律第九十三條之補正

啓定叁年柒月初叁日機密院　奉

硃點上諭。茲炤住京欽使大臣轉呈總統東洋全權大臣咨文內叙施行在北圻新刑律第九十三條抄錄時有遺失千字想宜卽行改正補足俾律文完全而司法院各衙門得以遵守律意免於差誤等因。炤之這律原文則幾謂逃囚已捕獲辰其干失囚者無論疎防或同情故縱均得釋赦仍察之此等場合則只疎防之監守人方得赦過若同情故縱之監守人其罪綦重不容寬赦此乃顯然理由而立律之正意亦不外此茲準這第九十三條律文改正補足如左。

『凡逃亡囚犯已捕獲收監或已死則干失囚者察係疎防卽得放釋若案未宣不必施行』欽此。

機密院恭錄　午三百十八號

河內體育場之發起—關於衛生上。體育其最要也。近日河內某某已發起一體育場。這場有致知會之贊助。闢場之體例。已得北圻統使大憲之閱依並準捐立紳商多人樂爲助成吾儕亦切願這場及早成立俾吾人於體育一途有振興之勢焉

言路宏開

譯南圻大越輯誌原文（第五册第四百六十五張）

西曆一千九百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全權大臣總批準公論報主人黑魯利（Héloury）公於南榮省城（即高綿京都）出版一報全用高綿字這新報名之爲高綿新聞。（La Gazette Khmère）本誌（大越輯誌自稱）極願高綿人自茲以後。廣開智腦喚醒民心。得與越南國共步於進化之途。本誌（大越輯誌自稱）又極望安南中圻亦請法立一報以廣開民智庶幾亞東之法蘭西。得以成一文明富強之國。而不負大法開化之功。

譯者曰高綿昔日曾爲我之保護國其民智之開通。想未必先於我人也。雖然以彼都城而今亦已有新報出現矣。

▲上審院總督申仲攜夫人逝世之繫人思

夫人諱如璠乃　堅太王之公女。同慶建福咸宜三帝之愛妹也。夫人幼辰。我　翼尊英皇帝（即夫人之皇伯父）養於宮中。事女傳讀書。能吟詠。且漸染　先宮肅雝之化。及長適總督大人。雖出自天潢而敬戒倍至。相夫治內政之暇。又常與大人於窗下燈前。談忠論治。柳蒲弱質而有鬚眉思想。蓋夫人非特總督公之賢助。正總督公之益友也。年來歐洲有事。夫人允爲東洋紅十字會會員。與法國各貴夫人。担任慈善事業。其處心之慈惠。而急於公義。概可想見。　先帝同慶年間。曾蒙賜長公主第。今　上登極。亦屢蒙　隆恩慰問。夫人生子四。男二。女二。今年四十七歲。病沒于河內總督

公之別第辰啓定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即西曆九月二十八日)早四點二十分鐘也。二十六日早七點。安葬。總督公雖在旅宦忙促之辰。然賴公之親友各官紳襄護布置。故葬儀極其齊備整肅。其出發之次序。前列五行旗隊。—鹵簿。—鉦鼓。—樂隊。—龍亭。—輞蓋。—橫楣。—吊聯排。—香案。—護引僧。—果品案。—銘旌。—持燈隊。—八卦旗隊。—八音樂排。—紅十字會朝天花圈。—靈車。—白幡隊。—冥幕。—喪主。—護送客。其護送者。保護貴官有北圻統使大人。陸軍元帥大人。及統使府上審院。各公衙各會社列貴官大人。安南文武官則有各省現職及休致總督巡撫都統領兵按察府縣及紳豪列位。女界則有紅十字會各貴夫人。及安南官紳各夫人。出發後。又接河東衛兵一排捧鎗護送。至八點零安厝于白梅社之蓮派寺園內。此地禪林靜寂。古意幽雅。各浮屠左右傍接佛寺。隹城邊鐘聲烏韻。必能慰慈心人超脫之魂也。 皇上得訃後。急派專員乘汽車往吊。並頒賜紅錦一疋。這頒品總督公已於二十六日晚。在家設望案拜領。可知總督申夫人之謝世。其繫 皇上之思念者爲何如。嗟乎。帝子謫塵寰。至今重赴瑤池。仙仙乎遊矣。但夫人尚有遺憾者。堂上有老母在。憶近日夫人曾詠國音詩二首寄登本誌。有 Bắn khoăn nhớ mẹ không người đa, lận bận thương con thiệt khổ lòng. 之句。詎知此即其絕筆詞耶。本誌同人有撰弔聯一對。恭挽以表其對於總督申夫人逝世之感。敬錄如左。

銅鏤綠綬品價隆重辰。與政界名家百載締盟。正方與國同休相夫同治。

香月屏雲夢魂縈繞處。讀南風集中兩篇遺作。想見思母之孝愛兒之慈。

聖諭勸國民集國債

諭現今貴保護用兵大復讎之舉凡同盟諸國均皆盡心義務以期殲去勁敵而後已三年于玆節次應募義者不下十萬人而助國債者只一次邇來歐洲電信屢報捷音擒獲者不可勝數逐普人將出界外不日逆虜殄滅早奏膚功震義聲於寰海我國人上自官僚下至士農工商有餘蓄者所當及此再行出債助需既獲利息又有榮譽不猶愈於贏金之鄙見乎夫恩義二字難得而兼之此一舉而守望得以相資信睦得以相摯恩之至義之盡也想已人人之所公認而樂願也若夫見義不爲他日振旅凱歌我國人同享和平之福寧無厚顏爾中北兩圻人民同此慧腦諒不以朕言爲河漢諭中言不盡意著諸地方官加心曉飭所在人民務期樂應不彊要自西十月二

THONG.

十日至西十一月、十四日及早清完用隆義務於全歐稱朕意焉。

欽此

啓定三年玖月初陸日　　機密院恭錄

東洋總統全權大臣廣告文

△嗟嗟越南人民

彼德人罪大惡極久爲天地之所不容迨今日則彼俯首請罪之期行將至矣現今我軍已舉行最後之一戰而四年餘最慘劇最駭愕之戰禍殆有告終之日矣全世界諸民族向來岌岌乎恐罹奴隸永刼者今覩此和平之日影已赫赫然出現於東隅誰不歡呼慶祝望其有自由獨立之期譬如方在黑暗中忽舉而措諸光明境界也。

自三月來戰勝之神方攘臂出力以指揮我法軍與我聯軍以故在法國地界者無論大法軍抑聯軍皆屢戰屢勝矣彼德國竭力抗拒設計

嚴防如密布鐵網一般。以截我軍使不能前進。乃彼敵人之守備愈嚴。而我軍之進取愈銳。凡彼所據之深溝高壘太半爲我軍所有矣。德軍戰敗請降者以隊伍計。棄下大礮並軍用者無算。近二月來。我軍俘獲敵軍三十萬。大砲三千尊。其他器械輜重。不可勝數。　微特在法國地界然也。即在歐洲亞洲。彼德軍亦退走狼狽。我大法軍並我聯軍與德軍戰所在均獲勝利。凡敵人去年所占奪之諸省城。今已取次收復矣。其在Belgique比利時 Italie意大利 Serbie塞爾 Macédoine 蔴斯呑 Asie Mineure小亞細亞諸國地界。大抵亦我軍得勝。凡諸城市爲彼所奪取而肆其擄掠燒燬者。今彼惡賊已無計可守。盡棄而去。近日彼德國之同盟國 Bulgarie 波哥利亦已俯首而乞和矣。現下德國自知勢力已削弱。恐天網之難逃。乃弄出一條計策以瞞我。於是嗾 Autriche 奥大利假意講和。然我協商系諸國已知其計。只回答一語以示德人。使知我之不爲彼所誑耳。答曰『苟有講和。亦不容德國可以任意要求。德國當屈服於我聯軍。我聯軍決不屈服德國。』觀此則德國之狡計可知矣。我大法國豈墮彼計中哉。今日國家宣募國債者。明示本意欲終此戰局。而期到完全勝利之日也。蓋至此日而世界始長享和平之幸福。此和平者乃眞正之和平也。自此以往。萬國民族皆得登自由獨

立之舞臺。決不容有一人種一國君。敢逞自己強權。以擾害全世界和平之局也。若夫德國今日之講和。此和局者。豈能消此戰局哉。何也。彼德國之軍黨。今日見兵力之已竭。無可與我爭鋒。遂不得已而講和。此講和者。特暫時之計耳。蓋彼輩欲假此講和之時期。得以從容增修其兵備戰具。復乘機以襲我也。雖然此計策者。誰容彼輩之施設哉。今日我正當極力解決。當如何籌畫。使世界今後得免再次戰爭之苦境也。夫既不得已而有此戰爭。則當努力戰到終局。使我軍有全勝之期而後已。況此全勝之局者。已十分無疑矣。必有此全勝者。而今而後。全球人類始有脫離苦海之望。我大法國之志願固如此。而我協商系諸國之志願亦不外此。試看今日無數之勇將雄兵。無不奮身爭先於鎗煙彈雨之中。其矯矯桓桓之氣。今世人莫不欽慕嘆賞。則知此志願之果決為何如耶。是故今日凡在大法國之國民。皆相率携銀錢。爭向銀庫以供國債。蓋明知此銀錢正用以鑄鎗製彈。而備此決戰之一陣也。東洋民族素以忠義著。不愧為我大法臣子。對於今日之事。其必以母國為鑑無疑矣。大法人與本處人平日既以誠心寔意而相與。又以吞仇保國而相期。則今年之欣欣然結隊成羣。齎銀錢以助國債者。當不減於去年也。

嗟我大法人。嗟我安南人。或在法國或在歐洲之各戰地。當此之時。正如一家兄弟方和鮮血於此最轟轟烈烈之戰場中。以報祖國。安南兵士。亦既慷慨直前賦從軍之樂。今方與大法諸將士日日奮勇爭先。以盡軍人之義務。一旦海帖鯨波。凱還故國。想是辰父母妻子路上歡迎。目覩夫最燦爛之一片佩星。莫不欣欣喜喜以為莫大之榮幸焉。然當彼軍士出生入死捐棄性命以赴沙場之時。而我輩居留故里飽食安居。坐享快樂平康之慶。曷嘗知戰場上之危險之苦痛之為何物哉。嗚呼。彼軍士之奮不顧身如此。正為我輩謀一安全之計也。正為我越南三圻同胞築一長城以保衛將來世世無窮之福利。而無有阢隉之憂也。夫彼既能為國捐軀以盡彼之分事。而我則區區身家不能盡我之分事。撫心能無愧耶。

然則我之分內事者。正在乎捐貲以給彼。購鎗砲器械以助彼。使彼早早殄滅凶殘。使彼早早凱歌回國。是時也父子兄弟再與團聚共享和平。而悉心竭力以整頓山河。使東洋全境。日躋於富強安樂之域矣。

凡我同胞。苟能盡其義務。則無論貧富各宜隨其力之所有。而樂助國債也可。

夫此國債者。豈徒利上計較已耶。抑亦名義最關之一善舉也。買此國債者正所以保全東洋之祖國也。正所以保全越南十餘兆同胞將來自由之幸福。數千萬從征子弟

今日之生命也。而亦所以報答我大法保護引導之恩也。蓋有我輩樂助億兆之銀錢。將必有無數精銳之鎗砲。足以破敵人。而不至於捐生惡戰爲也。然則今後何人家而有國家所給國債之證書者。庸非人生一無上之榮耀乎。是故無論安南人。大法人。亞洲人。中華日本與夫外國人。凡居留於東洋境上。賴我法國保護者。各宜以此事爲大名譽。而不吝千金以助此戰爭局之國債。則本職之所最深願望也。

● 第四次國債募集之關重體式

（一）本期債款定年息四釐（卽百西貫一年利息四貫。）

（二）凡認許債一百西貫者只納七十西貫八陌而已

（三）利息炤自一千九百十八年十月十六日起算

（四）銀款則由各銀庫遞納或以大法銀票或以東洋銀票納之

（五）國債票有三項（一）無名債票（二）有名債票（三）隨便債票（卽有名或無名）

（六）本期債款不預定總額仍付債最少須達一年利息四西貫之數過此數者多少隨力要利息完全西貫之額如五六七八貫以上云云

（七）付債日而銀行銀價有高於銀庫銀價則得炤從銀行銀價計算